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公 羊 義 疏

(九)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公羊義疏

(九)

陳立著

國學基本叢書

# 公羊義疏四十一

文九年盡  
十一年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注〕据南季稱使。〔疏〕

注据南季稱使。○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是也。

當喪未君也。〔注〕時王新有三年喪。〔疏〕

上八年八月天王崩故也。

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注〕

据崩在八年。踰年當即位。即位矣。而未稱王也。〔疏〕

通義云。有事於四方。未可稱王命。以使也。坊記曰。未沒喪。不稱君。

未稱王。

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注〕

俱繼體。

其禮不得異。〔疏〕

注俱繼至得異。○白虎通爵篇云。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

侯薨而嗣子卽位。凡有三時。一是始喪卽嫡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卽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爲諸侯之位。今此踰年卽位。是遭喪明年爲元年正月卽位也。又云。天子踰年卽位無文。約魯十二公。諸侯三年稱子亦無文。約

天子踰年不稱使也。  
天子諸侯互相明也。

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

〔注〕各信恩於其下。〔疏〕

繁露玉英云：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曲禮疏云：若三年除喪稱王，故公羊文九年傳天子三年然後稱王是也。又云：踰年則稱王者，據臣子稱也。若王自稱，必待三年，顧命成

王崩，殯後未踰年，稱余一人者，熊氏云：天下不可一日無王故也。坊記云：未及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注：沒猶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通義云：曲禮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所謂三年稱子，春秋之制也。據經曰：公即位，則王者有踰年即位之禮，亦可以推。據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以絕正其義，則魯不三年稱子於其封內者，失可知矣。此傳者善言春秋，能因其所見達之於所不見。董仲舒曰：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伍其比，偶其類，覽其緒，著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今夫天子踰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按春秋書宋子衛子，是即諸侯稱子之證。○注各信恩於其下。○釋文：信音伸，繁露玉英云：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春秋之大義也。

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二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

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注〕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明繼體以繫民臣之心。〔疏〕

莊三十二年傳云：踰年稱公，故據以難之。繁露玉杯云：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爲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相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通義云：雖民臣之心，不欲一日無君，然奪先君之末年，改今君之元祀，其義則不可也。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者，由臣民言之，曰：吾君之子也，而名正位定矣。由孝子言之，曰：吾父之子也，是以不踐阼，不主輿。三年之內，常若父存。○注故君至之心。○白

虎通爵篇云父存稱世子何繫於君也父歿稱子某者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何卽尊之漸也又云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尙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尙書曰王再拜與對乃受同瑁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尙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

**不可曠年無君〔注〕故踰年稱公〔疏〕**

注故踰年稱公○白虎通爵篇云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

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年卽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又云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乃卽位改元元以名年年以紀事君統事君矣而未發號令何以知踰年卽位也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年卽位亦知天子踰年卽位也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卽事天地諸侯改元卽事社稷王制曰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蓋先君之薨不論何月踰年正月皆卽位也

**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

〔注〕孝子三年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雖卽位猶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子張曰書云高宗涼

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疏〕

注孝子至稱子

○繁露觀德云臣子三年不敢當雖當之必稱先君必稱先君不敢貪至尊也白虎通爵篇云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尙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踐阼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卽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闇三年卒孝子之道故論語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又引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卽位是三

年然後稱爵也。禮記疏引白虎通云：三年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故傳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正月卽位，四月丁巳葬，儀禮經傳通解續引書大傳云：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生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注子張至三年，○論語憲問篇文，校勘記云：鄂本涼作諒，釋文作涼，音亮，後漢書引彼注云：諒闇凶廬也。詩疏引鄭書注云：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廬也。禮記喪服四制注諒，古作梁，闇讀如鴉鵲之鶻，書碑傳考異曰：漢五行志作涼陰，大傳作梁闇，按今論語作諒陰，今書無逸作亮陰，蓋涼、涼、亮、諒，及闇與陰，皆音義通。鄭注營伏生書傳皆作凶廬解，蓋今文說也。此作涼闇，所引當是魯論古文，宜作諒，或作亮，左疏引馬氏論語注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孔注論語亦云：諒，信也。陰，默也。皆古論語說也。夫既云信默，又云不言，語義重複，諒闇者，惠士奇禮說引葛洪變陰云：子爲父三月既葬，草屨內納廬，則柱楣翦屏，屏者廬前屏也，其廬所爲之屏也，而更作外障以爲之作廬，先橫一木長檉於東墉下，著地，因立細木於上，以草被之，既葬，則翦去此草，以短柱拄起此橫梁之著地者，謂之柱楣，楣一名梁，既舉此梁，乃得於廬外作障，用泥泥之，諸侯始作廬者，傾有屏而未泥之，既葬乃泥之，既拄起梁，又立小障以避風，凶事轉輕，劉氏論語正義云：古之闇，今之庵也，釋名曰：草圓屋曰蒲，又謂之庵，庵，掩也，所以自覆掩也，誅茅爲屋，謂之翦屏，非庵而何，庵讀爲陰，猶南讀爲任，古今異音，倚廬不塗，既葬塗之，塗近於堊，釋名堊，次也，先泥之，次乃飾以白灰，康成謂堊室者，壘塹爲之，蓋柱楣倚壁爲一偏，壘塹成屋爲兩下，然則既葬除之，既練壘之，加堊，既祥又加繡，繡謂之廬，故書大傳：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此之謂也。白虎通喪服篇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質反古也。又云：喪禮不言者，思慕盡情也。言不文者，指爲士民，喪服四制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庶人面垢而已，則天子諸侯有臣，不言而喪事得行者，喪事亦不言，則其餘不言可知。劉氏寶楠曰：冢宰聽治，其證有可考者，孟子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

邈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夫不於堯舜禹始崩之時避政而去而必俟三年之後明三年之喪王世子不言而皆爲冢宰攝政也其後如武王崩周公攝政亦是據閔予小子詩序則嗣王除喪初朝於廟而成王此時尙未能親政故周公復攝行之管蔡所以疑周公者正因成王除喪猶聽政於周公故也若武王初崩成王無論能親政與否而諒闇之制正在不言周公居冢宰禮宜攝政流言奚自來哉可謂允當不易之論白虎通又云所以聽於冢宰三年何以爲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劉氏又云邦治掌於冢宰因喪攝政凡事皆聽可知白虎通止以財用爲言於義隘矣今本論語聽下有於字與檀弓同爲古文伊訓云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亦無於字此引警云者段氏玉裁尙書撰異云據喪服四制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乃尙書成語非翦截無逸篇文坊詔以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繫之高宗云鄭注名篇在尙書然則亦非無佚語高宗篇當是佚尙書若然孟子滕文公篇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者其時三年之喪且久不行安得尙有三年不言之禮文公五月不命戒已爲近古不得以三代盛時禮繩之也

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

非禮也〔疏〕

繁露玉英云夫處位勸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爲大惡而書今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爲甚惡說苑貴德篇周天子使冢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

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尙不可止殺梁傳曰求車猶可求金甚矣注凱曰求俱不可在喪尤甚

然則是王者與

〔注〕據未稱王曰非也〔疏〕

通義云未稱王也

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疏〕

通義云問未稱王則曷爲以王者無求之義責之按當作一句讀俞氏懋云王者字不當疊蓋因上文云王者無求故此發問云既非王者何以言王者無求也誤疊王者字義不可通

曰是子也〔注〕雖名

為三年稱子者。其實非唯繼父之位〔疏〕

注雖名至之位。禮記中庸疏。是子謂嗣位之王在喪未合稱王。故稱是子。嗣位之王守文王之法度。謂在喪之內。無合求金之法度。俗本禮

記注有引此作子是者。誤。何意以雖三年內稱子。其實非但繼父位。即與王同。當守文王之法度也。

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

而求。故譏之也。〔注〕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疏〕

注引文至法度。史記周本紀。詩人道西伯受命三年。然後稱王。乃斷虞芮之訟。後

十年而崩。諡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詩大雅文王序。文王受命作周也。箋云。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疏引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為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又引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又引尚書運期。授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部。注云。周文王以戊午部。二十九年受命。又引易是類。謀云。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注。入戊午部。二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又引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又引尚書運期。授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部。注云。周文王以戊午部。二十九年受命。又引易乾鑿度云。入戊午部。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是皆文王受命制法度事也。按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鄭注。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是子也。云云。彼疏。文王之法度。無所求也。謂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故隱元年傳亦云。王者執謂。謂文王也。通義云。是子繼父之體。而上本文王言之者。正體於上。又將所傳重也。諸侯不奉王法。無以守其國。王者不奉祖法。無以守天下。故春秋以文王之正月。正天道。以文王之法度。正人事。

夫人姜氏如齊。〔注〕奔父母之喪也。不言奔喪者。尊內。猶不言朝聘也。故以致起得禮也。書者。



大夫家危重言如齊者大夫繫國〔疏〕

注奔父至喪也○禮記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踰封越境也或爲越疆白虎通喪服云而有三年喪君與夫人俱往蓋謂娶於諸

侯者夫人奔喪君則視凡鄰君加厚鄰國之君本有會葬禮也雜記又云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皆如奔喪禮然注云女子子不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闈門側階謂旁階也他謂哭踊擗麻此謂婦人奔喪儀節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出曰如某反曰至自某此非小君之禮也儼然諸侯矣然則奔喪禮與禮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此本春秋而爲之說文公夫人奔喪春秋書如書至皆從諸侯之禮故父母之國待之亦若諸侯然則告廟而行告廟而反君夫人奔喪之禮當然按鄭禮記注云夫人車服主國致禮皆如諸侯也繁露玉英云婦人無出竟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婦奔喪父母變禮也○注不言至聘也○隱十一年注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故奔喪不書○注故以至禮也○舊疏云春秋之例夫人遠禮而出會者皆不致唯此文書至故莊元年注云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致文見下○注書者至危重○舊疏云夫人奔喪禮既許之則是常事而書之者此夫人所適乃是大夫之家卑於夫人有不制之義而危重之是以書也按今文春秋說諸侯夫人似無歸寧之道義具莊二十七年今奔喪大夫家故危重也○注言如至繫國○上四年逆婦姜子齊注不言如齊者大夫無國也不同者上四年經云逆婦姜子齊逆至共文但言子齊則知娶于大夫故不得言如齊正由其非大夫所有也此夫人奔喪不言如齊則文不可施君不行使于大夫故又不可言如某氏是以書如齊以見大夫繫國也且上經既從略以示娶于大夫此不嫌非大夫也上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蓋亦大夫繫國之義故亦書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 辛丑葬襄王。

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疏〕

隱三年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此書葬故難之通義云。據平惠定靈不書葬包氏慎言云二月辛丑月之二十五日。

不及時

書〔疏〕

宣二年十月天王崩三年正月葬匡王襄元年九月天王崩二年正月葬簡王昭二十二年四月天王崩六月葬景王皆不及時也。

過時書〔注〕重錄失時〔疏〕

桓

五年三月天王崩莊三年五月葬桓王是過時書也。○注重錄失時。○舊疏云以天下共葬一人而不如禮故重錄之刺其失時也。

我有往者則書〔注〕謂使大夫往也。

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日者。僖公成風之喪。襄王比加禮故恩錄之。所以甚責內。

〔疏〕

注謂使至會之。○白虎通崩薨云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悃無不欲觀君父之棺槨。盡悲哀者也。又爲天子守藩不可頓空矣。故分爲三部有始死奔喪者有得中來盡其哀者有得會葬奉送君者七月之間諸侯有來京師

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者。故此惡文公不自往也。通義云此主書與獻六羽同意。我有往者猶可言也。我無往者不可言也。又以我無往者惡重不待讓使卿會葬疑若得禮而重讓之。故禮之爲用在於別微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易下邳傳甘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鄭君之聞也。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是尊卑異者也。天子於魯既含贈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而已。爲不得禮可知矣。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

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廣森按。越紼奔喪。傳無明文。亦似說公羊者失之。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用。以其下成康未久也。按白虎通崩薨篇又云。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己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爲有天子喪當奔。不必其時葬也。此據隱三年傳說諸侯之禮最詳。故何氏彼注云。設有王后崩。當越紼而奔喪。不得必其時。又於尹氏卒傳曰。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云。時平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僮贊諸侯。與驪交接。而卒。穀梁傳亦曰。於天子崩爲魯主。此諸侯奔喪之證。何氏亦云。越紼奔喪。蓋有所受之矣。白虎通又云。葬有會者。親疏遠近。盡至。親親之義也。左氏隱三年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昭三十年傳。游吉日。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彼疏引鄭元。以爲簡公若在。君當自行。是則左氏明以諸侯有奔喪之禮。故鄭駁異義譏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奔喪。爲自違其傳也。書顧命記成王之喪云。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左。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右。蓋因奔喪而朝見新王也。禮記檀弓云。惟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注。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爲位。別於朝覲來時。此各經諸侯奔喪之證也。○注曰者。至責內。○舊疏云。正以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之屬不日故也。言襄王如禮者。卽元年。叔服來會葬。五年榮叔歸舍且贈。召伯來會葬之屬是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隱元年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是諸侯會葬。傳有明文。此年傳但云莊叔如周葬襄王。不舉例者。正以五年有榮叔之舍贈。召伯之會葬。信使交錯。其待諸侯之禮。隆且渥。如是。經書此遙遙相對。其失禮無疑矣。且以天子之喪。而卿士求金。求者固非而藩衛之義。惟知有伯主。不知有天子。不愈顯侯國之怠慢乎。以求金之來。而如京師共葬。雖遣得臣。亦非本意。按穀梁傳云。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注。不得備禮葬。又云。王室微弱。諸侯無復往會葬。明時皆不會葬。故天子之葬。不得備禮。此有往者。誓以張義。責魯因以責諸侯。春秋內魯。故注但言責內也。楊疏云。傳稱不志。公者。據治平之日。正法言之。是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疏〕

通義云。時先都士穀等作亂。晉討殺之。而不稱國者。蓋以靈公冲稚。趙盾當國。大夫專殺。春秋疾之。故從大夫相殺稱人例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注〕出獨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月者。婦人危重。從始至例。〔疏〕

注出

獨至子辭。○凡書致者。皆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之辭。此夫人出因奔喪。得禮。故與臣子辭書致也。○注月者。至至例。○桓十六年注。致例時。夫人當與君同。此月。故解之。舊疏云。獨行無制。恐有非禮之惡。故曰危重也。言從始至例者。即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九月。儒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之屬是也。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注其日何難也。與公有約。然後入。彼始至書日。故解之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疏〕

通義云。殺稱及者。相累連及之辭。其不稱及者。同罪也。左疏引賈云。箕鄭稱及。非首謀。穀梁傳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按左傳所載。皆

作亂當誅。書及皆累者。蓋同罪之辭。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地震者何動地也〔注〕動者震之故傳先言動者喻若物之動地以曉人也〔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書

癸酉九月無癸酉十月朔日也。或時歷官誤置閏。而此年閏在九月前。則癸酉即九月朔日矣。國語周語云。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乎有地震。左疏引孔晁云。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地動。是地道安靜。以動為異也。○注動者至人也。○注申傳義。以有動之者而地動。即周語所云也。通義云。地動自動也。動地有動之者也。大氣動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伏而不能烝。於是乎有地震。

何以書記異也〔注〕天動

地靜者常也。地動者象陰為陽行。是時魯文公受制於公子遂。齊晉失道。四方叛德。星孛之萌。自此而作。故下與北斗之變。所感同也。不傳天下異者。從王內錄可知。〔疏〕

注天動至常也。○易繫辭傳上。動靜有常。剛柔斷矣。韓云。

剛動而柔止也。疏。天陽為動。地陰為靜。各有常度。故乾之彖曰。乾道變化。坤之卦辭曰。安貞吉也。亦動靜義也。○注地動至陽行。○國語周語云。伯陽父曰。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應劭漢書注云。失其所。失其道也。填陰為陰所填。不得升也。漢書五行志云。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六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厥震搖政宮。大經搖政。茲謂不陰。厥震搖山。山出涌水。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邱陵。涌水出。蓋凡震皆陰行陽事也。故穀梁傳曰。震動也。地

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注引穀梁說曰：大臣盛將動有所變，明陰不宜盛而動也。○注是時至同也。○穀梁疏引何休徐邈並云：由公子遂陰爲陽行，專政之所致，卽此注受制公子遂也。齊晉失道，蓋謂齊商人晉趙盾弑君事。四方叛德，蓋如宋弑君杵臼、莒弑君庶其、齊又弑商人，楚爭中國之屬，北斗之變，見下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所感同者，彼注云：齊晉並爭，吳楚更謀，競行天子之事，齊宋莒魯弑其君而立之應也。五行志云：文公九年癸酉地震，劉向以爲先是時齊桓晉文魯釐二伯賢君新歿，周襄王失道，楚穆王殺父，諸侯皆不肯權傾於下，天戒若曰：臣子彊盛者將動爲害，後宋魯晉莒鄭陳齊皆殺君，諸震略皆從董仲舒說也。○注不傳至可知。○舊疏云：僖十四年沙鹿崩，傳云：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今此地震爲內錄之內，爲新王天下明矣，故言不傳天下異者，從王內錄可知。通義云：不傳天下異者，時獨魯境內地震，昭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越二日丁酉，周地亦震，南宮極死而經不書，知諸言地震者皆據魯書也。按孔說是也。外震不書，尊內也。兼及齊晉四方者，假以張義，震不言何在，止統言地震，故亦得爲四方記異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疏〕

釋文：椒一本作蔞。按：秋聲，叔聲，古音同部。穀梁傳作蔞。漢書古今人表：楚湫舉，師古曰：卽椒舉也。

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注〕入文公所聞世，見升

平法。內諸夏以外夷狄也。屈完，子玉得臣者，以起霸事，此其正也。聘而與大夫者，本大國。〔疏〕穀

傳：楚無大夫，其曰蔞何也？以其來我喪之也。通義云：楚有大夫，前此矣。至此始發傳者，屈完不稱使，宜申稱使，而其君稱人，君臣之辭未醇，此始因其能修禮來聘，遂與君臣之辭同於中國也。商臣弑父，而得稱子以使者，其罪惡固不待貶絕而自見。○注入

文至狄也。○校勘記出見升平注云。諸本同。解云。言見治升平者。升進也。見下當有治字。釋文出見升二字。則陸本與此同。入文公所聞世者。舊疏引春秋說云。文宣成襄。此所聞之世是也。隱元年注云。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對所傳聞世。內其國而外諸夏爲升平也。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子鍾離。傳云。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下語亦斥所聞世言也。彼注云。不殊楚者。楚始見所傳聞世。尙外諸夏。未得殊也。至於所聞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謂莊王。此爲修禮接內。故亦不得見殊也。○注屈完至正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注。增倍使若得其君以醇。伯德成王事也。又僖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注。楚無大夫。此言大夫者。欲起上楚人本當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蓋彼在所傳聞世。不合見大夫。書之者。以起齊桓晉文霸事故也。彼皆別有主書。故唯此爲始與內接得其正也。○注聘而至大國。○舊疏云。等是夷狄。而舒越之屬皆無大夫。而楚得有大夫者。正以本是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注〕据屈完氏。〔疏〕注据屈完氏。○卽大國故入所聞之世。於是見法矣。

是也。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注〕許與也。足其氏。則當純以中國禮貴之。嫌夷狄質薄。不可卒備。故且以漸。〔疏〕

校勘記云。浦鐘云。壹誤。一按唐石經諸本皆作一。○注許與也。○廣雅釋言云。許與也。莊子大宗師。瞻明聞之。聶許。釋文引李注。許與也。又徐無鬼云。夫神者不自許也。釋文引司馬注。許與也。說

文音部。許聽也。引申之爲與。隱二年左傳注引許作禦。汪氏中經義知新記云。古人引經。多有此例。如史記載尙書。史公每以解釋之字易經文。卽此義也。按作禦不可通。當仍何注意作與。解爲是。彼疏云。制禦戎狄。當以漸教之。不一度而卽使足也。亦強爲之解。○注足其至以漸。○校勘記出貴之云。鄂本貴作責。此誤。言若卽足之與以氏。則醇同中國。當以中國禮義貴之矣。卒讀如粹。恐夷狄質薄。不得粹然備貴也。故以漸進之。通義云。當進之以漸。不就其一事。遽盈量而與是也。繁露觀德云。吳楚國先聘我

者見賢謂此與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稱子也。二傳皆有許夷狄者不  
一而足之語。彼以賢而不字張義。此以名而不氏張義。意同而取義微異。

###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疏〕

左傳作隧。誤。彼校勘記云。宋本。岳本。纂圖本。毛本。隧作隧。石經此處闕。釋文  
亦作隧。云衣被曰隧。說文作稅。云贈終者衣被曰稅。以此隧為衣死人衣。

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注〕禮主于敬當各使一使所以別尊卑〔疏〕

上五年王使榮叔歸舍且貽傳其言歸舍且貽何兼之兼之非禮也。彼譏其一人兼二事。此譏其一人兼二人也。與隱元年譏宰  
咺兼之同義。○注禮王至尊卑。○一本有主作王者誤。依宋本。閩本。正左疏引膏肓云。禮主於敬。一使兼兩喪。又於禮既緩。而左  
氏以之為禮。非也。鄭箴之曰。若以為緩。按禮。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而越人來弔。子游何得善之。劉氏評云。隧施於死者。弔施於  
生者。鄭不足為難也。又上五年穀梁傳注引廢疾云。五年傳曰。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最晚矣。何  
以來言。鄭釋之曰。秦自敗于穀。與晉為仇。兵無休息。乃如免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劉氏難曰。四年  
夫人風氏薨。秦晉未聞交兵也。且因贖武而廢禮。其可譏尤甚。安得原情不責。則此書來兼譏不及事矣。

曷為不言

及成風〔注〕據及者別公夫人尊卑文也。連成風者。但問尊卑體當絕。非欲上成風使及僖公。

### 〔疏〕

注據及至文也。○僖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桓十八年。公夫人如齊。亦不言及者。彼為外夫人故  
也。○注連成至僖公。○傳若但問曷為不言及。嫌欲上成風使及僖公。故連及成風。問知直問成風尊。僖公卑體當絕

也。通義云。穀梁以為僖公之成風。非也。且又推之。以為惠公仲  
子亦惠公之母。若然。妾母必以其子氏者。今僖若在。何以稱之。  
成風尊也〔注〕不可使卑及尊也。母尊序在



下者明婦人有三從之義少繫父既嫁繫夫夫死繫子〔疏〕

注不可至尊也○通義云億公成風兩言之者尊卑自絕若言及成風則是以卑及尊文

不可施也仲子以微不言及成風以尊不言及春秋之言豈可以一端盡之哉○注母尊至繫子○漢書杜鄴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女雖貴猶爲其國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册府元龜引梁何佟之議云夫婦人之道義無自專若不仰繫于夫則當俯繫于子釋名釋長幼云女如也婦人外成如人也故三從之義少如父教嫁如夫命老如子言禮記郊特牲曰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故成風序在下也通義云所以子序母上者直爲僖公先薨禘辭亦先致之故耳則是春秋但順當時致辭序耳無義例矣孔氏故與何氏立異忘其違經義也

###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書辛卯月之二十二日隱元年注所聞世無罪者日錄

夏秦伐晉〔注〕謂之秦者起令狐之戰敵均不敗晉先昧以師奔秦可以足矣而猶不知止故夷

狄之〔疏〕

注謂之至狄之○毛本脫猶字僖三十三年傳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義與此同通義云復稱國者秦晉構怨起於襲鄭秦爲罪首自是二國交刃相仍無已要互有曲直不可專責秦伯但卽殺之役及此見始終狄之而已方

將善其能變故於此抑見其罪以深起下稱伯爲大善辭也易曰无咎者善補過者也不顯其咎不見其善惟狄之而旋爵之乃知君子之教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故能使負罪者不以終絕而自棄按令狐戰先昧奔秦皆見上七年

楚殺其大夫宜申〔疏〕

杜云宜申子西也。左疏載釋例云宜申不齊氏賈氏以爲漏與得臣不齊族同蓋夷楚故略其大夫氏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注〕公子遂之所招〔疏〕

禮記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注爲旱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然則至七月不

雨猶不爲旱矣然雖不必成災歷三時不雨亦足爲異故魯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注公子至所招○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公子遂會四國而救鄭楚使越椒來聘秦人歸翟有炕應陽之

及蘇子盟于女栗〔疏〕

杜云女栗地名闕通義云言及不言主名蓋內徵者也知非公者天子之大夫視諸侯體敵得盟無取諱不言公也郝氏懿行說略云孰及之蓋大夫也大夫盟王臣翟泉已然矣何以

知非沒公也公不與大夫盟不諱與王臣盟也何諱焉出不齊反不致非公可知杜云蘇子周卿士按隱十一年左傳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杜云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書立政云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孔傳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成十一年左傳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蘇忿生封于蘇其所都之地名溫故僖十年左傳狄滅溫蘇子奔衛也蓋王復之爲卿或別封他邑此蘇子其後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屈貉〔注〕魯恐故書刺微弱也〔疏〕

左傳作厥貉杜云厥貉地名闕古厥屬爾部段借字漢書古今人表厥黨童子師古曰卽闕黨童子

也。闕屈亦同部。通義云。莊侍郎曰。屈貉之役。左氏以爲陳侯鄭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後至。圍子逃歸。春秋一切不書。主書蔡侯者。甚惡蔡焉。蔡同姓之長。而世役于楚。自絕諸夏。商臣罪大惡極。犬彘將不食。其餘蓋竊位以來。諸侯尙未有與盟會者。蔡莊侯首道。以摟上國。獨與同惡相濟。同氣相求。不再傳。而蔡亦有弑父之禍。遂使通春秋。唯商臣與般相望于數十年之間。若蔡侯者。所謂夷變夏者也。廣森三復斯言。誠春秋之微旨。昔衛州吁弑君自立。使公孫文仲平陳與宋。及宋殤公陳桓公之身。而馮弑佗篡之。難作。魯鞏會之卒之。弑隱者鞏也。子夏有言曰。春秋之記。臣弑君。子弑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察於彼經曰。衛州吁弑其君完。鞏率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繼之以壬辰公薨。宋督弑其君與夷。蔡人殺陳佗。則知黨弑君之賊者。其國必有亂臣。觀於此經曰。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楚子蔡侯次于屈貉。又至於蔡。世子般弑其君圉。則知黨弑父之賊者。其家必有逆子。嗚呼。國有風家。有俗。久聞習見。風俗以成。白羽素絲。唯其所染。履霜乘火。寧可不慎。按莊侍郎語。見春秋正辭。莊孔二氏說。可謂得春秋微言矣。○注魯恐至弱也。○按如左傳。則宋鄭陳蔡皆附屬楚。與魯相近。故恐也。

#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圍〔疏〕

釋文。說文作圍。字林。白萬反。二傳作樂。讀書叢錄云。說文。樂。从鹿。困省聲。籀文不省。作樂。傳寫者省鹿作困。通作圍。昭元年。楚子卷卒。釋文。左氏作麋。卷又圍字之省。校

勘記云。按玉篇。圍。懼免切。牢也。圍。巨萬切。邑名。廣韻二十五願作圍。邑名。白萬切。誤也。此當從說文作圍。今說文。圍。養畜之圍也。無圍字。依陸氏。則說文字林。皆有圍字。玉篇本之。爲邑名。正字。何本公羊作牢。圍字。通借也。葉本作白萬反。盧本從之。不知曰乃誤字耳。左傳校勘記。惠棟云。樂亦作麋。注不釋其地所在。按盛宏之荊州記云。當陽木楚之舊。左氏傳。楚潘崇伐麋。至于錫穴。穎容釋例云。麋在當陽。大事表云。今湖廣鄖陽府治鄖縣。爲樂國地。按傳。楚子伐樂。敗樂師于防渚。潘崇復伐樂。至于錫穴。爲樂之國都。則樂遂滅矣。防渚爲今鄖陽府房縣。杜佑曰。房陵。卽春秋時樂國地。所謂防渚者也。秦始皇徒趙王遷于房陵。卽此。建安二十四年。先主遣孟達攻下房陵。又使劉封自漢中乘沔水會達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降。後孟達據房陵降魏。蓋隴蜀咽喉。蜀魏

所必爭也。又云十六年楚伐庸。蠻人率百濮聚于遷。則蠻猶存。蓋庸在上庸。為今竹山縣。蠻有錫穴及防渚。為今之鄖縣房縣。俱屬鄖陽府。為接壤庸滅而蠻亦不復存矣。今與陝西四川接界。按廣韻二十阮。圈又姓。後漢末圈稱。字幼舉。撰陳留風俗傳。圈氏本氏其國。然則古有圈國。其即楚子所伐者也。

### 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疏〕

史記注引服虔曰。叔仲惠伯。通義云。叔彭生。即傳所稱叔仲惠伯者也。本叔牙仲子休之子。因以叔仲連言。非命氏之正。故春秋絕正之。按左傳作叔仲

彭生。釋文。本或作叔彭生。仲衍字。按禮記疏引世本云。桓公生傅叔牙。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為叔仲氏。蓋謂叔孫氏之仲也。石經。宋本左傳亦無仲字。漢書五行志。水經陰溝水注。並引作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也。左傳匡或作筐。校勘記云。石經。宋本。岳本。筐作匡。傳文同。即襄三十年傳。會卻成子于承筐之歲也。是也。杜云。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大事表云。今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有故承匡城。水經注陰溝水篇。谷水首受渙水于襄邑東。東經承匡城。春秋書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京相璠曰。今陳留襄邑西三十里有故承筐城。圈稱云。襄邑本襄陵承筐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縣西三十里有承匡城。紀要在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包氏慎言云。左氏襄三十年傳云。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老人與食。使之年。曰。臣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朔甲子。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

### 秋曹伯來朝。

### 公子遂如宋。

十三年矣。此所言據夏正也。子周為三月。李淳風注五經算術。以周術推是年。周天正朔亦為乙丑。月小。殷地正朔甲午。月大。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甲午。月之四日。杜云。鹹。魯地。大事表云。續漢志。濮陽縣春秋時有鹹城。濮水之北。常在今曹州府曹縣境。齊氏

召南云。杜顯言魯地。以異於僖十三年齊桓會諸侯之鹹也。續漢志。東郡濮陽縣有鹹城。或曰古鹹國。與僖十二年同一鹹。非別地。

狄者何。〔注〕以日嫌夷狄不能偏戰。故問也。〔疏〕

注以日至問也。○舊疏云。春秋之例。偏戰日。詐戰月。夷狄能偏戰。今而奮日。故執不知問通義云。以所聞之世。敗

狄不月。而今乃日。知非常狄。故問之。按僖三十三年。秋。晉人敗狄于箕。傳聞世也。亦不月。何氏無此例。但從略爾。

長狄也。〔注〕蓋長百尺。〔疏〕

注蓋長百尺。○舊疏云。何氏蓋取關中記云。秦始皇

二十六年。有長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百尺。皆夷狄服。天誡若曰。勿大為夷狄行。將滅其國。始皇不知反喜。是時初併六國。以為瑞。乃收天下兵器。鑄作銅人十二象之。是也。其文穀梁左氏與此長短不同者。不可強合。按穀梁傳。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范云。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九畝。五丈四尺。兵車之軾。高三尺二寸。是其所說長短不同。彼疏引春秋考異郵云。兄弟三人。各長百尺。別之國。欲為君。蓋何氏所本。杜注左傳云。蓋長三丈。彼疏引魯語。仲尼所云。此十倍僬僿氏之長者。故云。蓋長三丈。是左氏所說長短亦不同也。左傳謂即鄭瞞。說文。鄒。北方長狄國也。在夏為防風氏。殷為汪芒氏。兼取內外傳為說。魯語云。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節專車。吳子使來聘。問之。仲尼曰。昔禹致羣臣于塗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防風氏何守。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禺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氏。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僿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故杜氏以為三

丈蓋亦以意言也。山海經大荒北經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國。釐姓。黍食。史記孔子世家云。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為釐姓。索隱云。釐音嬴。按晉語司空季子說黃帝之子十二姓。中有嬴姓。則長狄其黃帝後與。魯語以汪罔氏之君為漆姓者。古漆釐同部。得假借也。方輿紀要。鄆驛在山東濟南府北境。或云今青州府高苑縣有廢臨濟城。古狄邑。即長狄所居。章注國語。封嶋二山。在吳郡永安縣。周世其國北遷。為長翟也。說文以此篆厠涿郡北地之下。則許意謂其地在西北方矣。兄弟二

人〔注〕言相類如兄弟〔疏〕

注言相至兄弟。○穀梁傳亦云。弟兄三人。佚宕中國。注佚更也。明非同時兄弟。故言相類。故左傳敘鄆驛伐齊。在齊襄二年。晉獲焚如。在滅潞三年也。舊疏云。別之三國。

不相援助。是以知其非親兄弟者。非也。

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注〕不書者。外異也。〔疏〕

漢書劉向傳。上封事述春秋災

異云。長狄入三國。師古曰。之齊。榮如。之魯。喬如。之晉。焚如。按左傳。又有宋獲綠斯。衛獲簡如。小顏止述齊魯晉。用公羊義也。○注不書至異也。○春秋有為天下記異者。僖十四年。沙鹿崩之屬是也。有為王者之後記異者。隕石子。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之屬是也。外各國異皆不書。詳內略。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疏〕左傳云。齊襄公之二年。鄆驛伐齊。齊王其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注榮如焚如之弟。其

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注〕經言敗。殺不明。故復云爾。〔疏〕

左傳云。獲長狄儒如。富父終甥。搃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

命宣伯。杜云。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注經言至云爾。○下方欲明殺一人言敗之義。故此傳逆詳之。

則未知其之晉者也。〔疏〕

左傳晉之滅潞也。獲儒如之弟焚如。事在宣十五年。

於晉為景公六年。據左傳。榮如為焚如之弟。榮如死於魯桓十六年。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既長且壽。可謂異極。故何氏以為相類如兄弟也。穀梁亦云。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注〕據敗者

內戰文非殺一人也〔疏〕

注據敗至人也○舊疏云春秋之義內魯爲王王於諸侯無敵之義但當言戰戰則是內敗之文言敗某師則是內戰之文今敵其一人而言敗狄于鹹作內戰之經故難之大

之也〔注〕長狄之三國皆欲爲君長大非一人所能討與師動衆然後殺之如大戰故就其事

言敗〔疏〕

注長狄至言敗○舊疏云正以各之一國故也雖非兄弟若不爲君羣行亦得卽長人十二見於臨洮是也按穀梁傳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乘焉言之也注言其力足以敵衆又云瓦石

不能害注肌膚堅強瓦石打擗不能虧損故云非一人所能討與師動衆然後殺之如大戰也其日何〔注〕據日而言敗與公子友敗莒師于犁同非殺

一人文〔疏〕

注據日至人文○校勘記云鄂本無于犁非也按釋文出于犁二字卽僖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犁獲莒擊是也彼傳云季子待之以偏戰故彼亦日也然則公子友與莒擊戰亦二人相敵蓋用穀

梁屏左右而相搏事故云同非殺一人文也

大之也〔注〕如結日大戰〔疏〕

注如結日大戰○隱六年注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僖元年注莒人可忿而能結日偏戰是其不加暴之義故

繁露竹林云春秋惡詐擊而善偏戰也

其地何大之也〔注〕如大戰故地〔疏〕

注如大戰故地○如戰于城濮戰于郟之屬也隱元年傳昧者何地期也注會盟戰皆錄

地其所期處重期也故此亦書地爲信辭以大之通義云使如結日地期大戰是也

何以書記異也〔注〕魯成就周道之封齊晉霸尊周室之

後長狄之操無羽翮之助別之三國皆欲爲君此象周室衰禮義廢大人無輔佐有夷狄行事以

三成不可苟指一故自宣成以往弑君二十八亡國四十〔疏〕

通義云長狄本漆姓防風氏之後昔馮黶其君骨節專車至周時號爲大人之國居

大荒之東徑阻寬絕忽爾佚宕中國非聞見所及故以記異言之左傳疏云如此傳文長狄有種種類相生當有支允唯獲數人云其種遂絕深可疑之命守封禺之山賜之以漆爲姓則是世爲國主綿歷四代安得更無支屬唯有四人且君爲民心方以類聚不應獨立三丈之君使牧八尺之民又三丈之人誰爲匹配豈有三丈之妻爲之生產乎人情度之深可惑也按唯其如此故謂之異穀梁亦備詳其異仲遠之疑殊可不必○注魯成至狄行○舊疏云正以周公相成王致太平意封于魯晉文齊桓皆率諸侯尊事天子此是齊晉之君子孫故云爾然若如左傳則齊事在桓前也蓋何氏所據不與左傳同校勘記出輔佐云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改輔助非也羽翮猶羽翼謂輔佐也說文羽部羽鳥長毛也翮羽莖也从羽兩聲繫傳按史晉舡人曰鳥所恃者六翮也是也書皋陶謨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古多段羽翼喻輔臣也穀梁疏引考異郵云長狄兄弟三人各長百尺別之國欲爲君狄者陰氣時中國衰有夷狄萌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是時周室衰微三國爲大可責者也天戒若曰不行禮義大爲夷狄之行將致危亡其後三國皆有篡弑之禍近下人代上之疴也劉歆以爲人變屬黃祥一曰屬蠱蟲之孽一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凡人爲變皆屬皇極下人代上之疴云京房易傳曰君暴亂疾有道厥妖長狄入國又曰豐其屋下獨苦長狄生世主處取義大同論衡異虛云如謂舍血者吉長狄來至是吉也何故謂之凶○注事以至指一○汪氏中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於是先王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加三推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前生人之措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故此亦記其三以志異○注故自至四十○舊疏云春秋之經自宣成以下訖於哀十四年止弑君二十七亡國二十四知此注誤宜云弑君二十也八是衍字亡國二十四作四十者錯也或者弑君二十八亡國四十春秋說文其間亦有經不書者故不同耳又云其弑君二十卽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獫四年歸生弑其君夷十年夏徵舒弑其君平國襄二十五年崔杼弑其君光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爲



巢人所弑。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閻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昭八年，陳招殺偃師。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十三年，公子比弑其君虔，棄疾殺比。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十三年，吳殺胡子髡。沈子楹，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定四年，蔡殺沈子嘉。十三年，薛弑其君比。哀六年，陳乞弑其君舍之屬是也。其滅國二十四者：宣八年，楚滅舒蓼。十二年，楚滅蕭。十五年，晉滅潞氏。十六年，滅甲氏及留吁。成十七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鄆。齊滅萊。十年，遂滅偃陽。十三年，取詩。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遂滅厲。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楚滅蔡。十七年，晉滅賁渾氏。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楹滅。二十四年，吳滅巢。三十年，吳滅徐。定四年，蔡滅沈。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滅頓。十五年，楚滅胡。哀八年，宋滅曹之屬是也。按，何氏雖言宣成以往，不必定至宣世始應此異。如齊宋莒魯皆在應內，春秋雖止於哀十四年春，而陳恆弑君亦應在內。天人之應同也。下十六年之楚滅庸亦應入數。舊疏未免太泥。又舊疏所數吳子謁弑于巢，楚子虔殺蔡侯，吳殺胡子髡，沈子楹，皆爲外所殺，亦不列諸臣弑君之科。成十八年，晉弑君州蒲，又鄭伯髡原卒于操，亦弑。見襄七年，何皆不數。昭元年，楚子卷卒，左傳以爲弑，公羊雖無傳，然何氏於公子比出奔晉下注云：避內難，則與左亦同。其滅國數，胡子髡、沈子楹尤誤。彼經滅者，君死於位之稱，非國被滅，亦不合。其吳滅楚，當列入春秋後，如楚滅陳、越滅吳，皆去獲麟不遠，亦宜數也。



# 公羊義疏四十二

文十二年  
盡十三年

##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

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疏〕

通義云。時先盛伯卒。嗣子立。踰年而被篡。以其邑夫鍾鄆邾來奔。故曰失地之君也。按孔氏牽涉左傳爲說。非何氏義。果如左氏所記。則太子不得守國當絕。

又據地奔魯。魯當坐受邑。盛伯當坐竊邑也。何以經無貶文。

何以不名。兄弟辭也。〔注〕與郕子同義。月者。前爲魯所滅。今來見

歸。尤當加意厚遇之。〔疏〕

注與郕子同義。○僖二十年云。郕子來朝。是也。彼傳云。郕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彼注云。郕。魯之同姓。故不忍言其絕賤。明當厚遇之。異於穀鄆也。書者喜內見歸。則

此書來奔。皆與郕子同。當亦爲喜內見歸也。繁露觀德云。盛伯郕子俱當絕。而獨不名。爲其與我同姓兄弟也。僖二十四年左傳。管蔡鄭霍云云。文之昭也。盛卽鄭也。通義云。兄弟辭者。爲其來奔。明當以恩禮接之。是也。彼又云。若其出奔他國。雖兄弟之君亦名。衛侯衎出奔齊是也。此不獨與何異。且與傳違。傳明云。失地之君。而以衛侯衎爲比。可謂擬不於倫矣。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鄆侯吾離來朝。傳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注不據爲難。何以不名者。以郕子注已明。故此不復言。從省也。○注月者。至遇之。○校勘記出尤。云。鄆本同。閔監。毛本尤誤。猶前爲魯所滅者。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傳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是也。言盛爲魯齊所共滅。今又來奔。尤當厚遇。故書月。見其與穀伯鄆侯郕子皆書時異也。按齊魯共伐盛。盛降于齊。

則盛為齊所滅。蓋時猶如紀季屬為附庸。今復見滅來奔。故書爵也。杜云。稱爵見公。以諸侯禮迎之。彼以盛伯為太子。故如此釋。與此注加意厚遇之義似同而不同也。

###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注〕卒者許嫁。〔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庚子。月之十二日。○注卒者許嫁。○舊疏云。舊本皆無此注。且理亦不須疑衍字。按無者是也。何氏於經有傳。

者。皆不注經。且傳明云許嫁矣。注豈非贅設。故僖九年伯姬卒亦無注也。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疏〕

以叔姬無所繫。又書卒。故知許嫁也。與僖九年伯姬卒傳同。詳見彼穀梁傳曰。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顧氏棟高子叔姬卒論云。左氏謂叔姬已嫁于杞。被出而見絕。以經文不繫杞而言。絕也。又因上有杞伯來朝。與子叔姬卒相連。憑空生出請絕叔姬。而無絕昏。遂以此叔姬為杞所絕之女。而以成五年杞伯姬來歸。八年杞伯姬卒為杞之所請。繼續為昏者。揆之情事。可謂大謬。據今士庶人家。無絕一女而更請一女之理。杞何敢然。魯亦安肯許。既如其意。以次女續昏矣。二十餘年。又復見絕。杞何不道乃爾。五年來歸。八年卒于母家。九年請于杞。而後來逆喪。姊姊二人。前後俱為杞所棄。杞何強暴。魯何孱弱。至此。此皆情理之必無者。且既請絕叔姬。則叔姬非復夫人。可不為之服矣。經又何以書其卒乎。當以公穀許嫁之說為是。許嫁不知何國。與僖九年伯姬一例。李氏廉更為之說曰。已許嫁于杞。杞伯來朝請絕。而求其次。夫叔姬方在母家。杞又何從摘其短。而預先請絕昏乎。此皆以上下兩事牽合之病也。杞伯自來朝。魯叔姬自卒。兩事本自

風馬牛者。作兩事自無此病。若啖氏助。劉氏敵。呂氏大圭。謂此傳當在成公八年。而誤置於此。亦覺費手。春秋一經。杞伯來朝多矣。豈必皆有所爲。左傳謬說極多。豈能必求其可通。與其信傳而易置經文。何如刪傳而使經文仍舊之爲得乎。按。顧說是也。既出則非諸侯夫人。當入諸侯絕期內。無爲爲之服。宣十六年。邾伯姬來歸。不見其卒。是也。其稱子何。〔注〕據伯姬卒亦許嫁不稱子。〔疏〕注據伯至稱子。○卽僖九

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是也。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注〕不稱母妹。而繫先君言子者。遠別也。禮。男子不

絕婦人之手。婦人不絕男子之手。〔疏〕注不稱至別也。○穀梁傳。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注。同母姊妹。通義云。謹按殷人字積于仲。周人字積于叔。故文公之篇。有子叔姬二。而

皆爲同母姊妹也。詩曰。齊侯之子。東宮之妹。明君之母妹。貴有殊矣。啖趙以稱子者爲公之女子子。此似是而實非。文公以四年娶。而十二年女已及笄。宣公以元年娶。而五年女已適人。其可得通乎。按。殷道親親。故母弟母妹皆特異。春秋從殷質故也。○注。禮。男至之手。○下男子。毛本子誤人。既夕記。喪大記。皆有此文。喪大記注云。君子重終。爲其相襲。既夕記注云。備襲卽遠別之義。喪大記絕作死。

夏。楚人圍巢。〔疏〕杜云。巢。吳楚之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大事表云。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北五里有古巢城。爲巢國地。水經注。沔水篇。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古巢國也。湯伐桀。桀奔南巢。卽巢澤也。尙書周有巢伯來

朝。春秋文十二年。楚人圍巢。巢。舒國也。一。統志。居巢故城在廬州府巢縣東北五里。

秋。滕子來朝。

# 秦伯使遂來聘〔疏〕

左氏穀梁遂作術。古遂術同部字。禮記月令。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又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遂。故水經注引學記。術有序。作遂有序。管子度地篇。故百家

爲里二十爲術。術音遂也。毛詩疏引鄭志。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詩或言說。說者說其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謹如遂事不諫之遂。漢書五行志中之上。秦伯使遂來聘。正用公羊傳文。師古曰。卽左氏所謂西乞術也。通義云。卽西乞術也。左氏曰術。此曰遂。古今字耳。舊疏云。左穀皆作術字。經亦有作術字者。疑遂字誤。按舊疏非是。遂正字。術借字。古名字相配。秦西術字乞。見僖三十三年左傳。乞諱爲乞。乞終也。竟也。逸周書太子晉篇。孔注。遂終也。廣雅。遂竟也。是遂與乞義乃相比。舊疏何反以遂爲誤也。

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疏〕

荀子大略云。春秋賢繆公與公羊義同。

何賢乎

繆公〔注〕据聘不足與。大夫荆人來聘是也。〔疏〕

注据聘至是也。〇見莊二十三年。彼傳云。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注春秋王魯。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

修聘禮。受正朔者。當進之。故使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荆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蓋其不速稱大夫。亦是不壹而足之義。

以爲能變也。〔疏〕

荀子大略云。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春秋賢繆公。以爲能變也。史記秦

本紀。繆公益厚視孟明視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舟。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郤。以報殺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自茅津渡河。封穀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中曰。嗟士卒無讎。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偃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据左傳。則此事在文三年。書序云。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曠。還歸。作秦誓。則作在敗穀以後。按以左氏事證之。似當作於三帥還歸嚮師而哭之時。悔信杞子之言。不用百里等之諫。故有黃髮良士之思。截截諷言。

之悔也。其實敗殺而後。二年戰彭衙。三年伐晉。七年戰令狐。十年伐晉。曷嘗真能悔過。聖人因其有悔過之心。一載之誓。一賢於春秋。無非假以張義。欲人之知變爾。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聖人揀世之心也。通義云。此秦伯康公也。賢繆公。而於康公與使有大夫者。至此始能修禮來聘。因其可與而與之。又以明善善及子孫也。按下十八年。秦伯營卒。注。秦穆公也。則何氏不以此爲康公事。孔氏所云。非何義。孔氏往往牽涉左氏說公羊。此類是也。

其爲能變奈何。

惟譏善。靖言〔注〕。護譏。淺薄之貌。靖。猶撰也。〔疏〕

此下皆秦誓語。引以證繆公能變之事。○注。譏。淺薄之貌。○惠氏棟公羊古義云。此述秦誓

之辭。而字多異。然反覆按之。與尙書無大抵。蓋今古文之殊耳。說文引書曰。淺。淺巧言。李尋傳云。昔秦穆公說譏之言。任乞之勇。王逸楚辭章句引書云。譏。譏靖言。靖與靖同。釋文尙書作截。淺薄貌也。賈逵注外傳云。巧言也。按。譏。淺同韻。截亦同部。得通。書釋文引馬注。辭語截削省要也。與淺薄亦近。惟此以貌言。諸家或就辭言耳。說文言部。譏。善言也。段氏注云。古文秦誓。截。截善。調言。調字下引之。今文秦誓。淺。戈部。淺字下引之。釋云。巧言也。公羊傳。劉向九歎。李尋傳。皆作譏。王逸注楚辭。引尙書作譏。靖言。皆今文尙書也。諸家作譏。許作淺者。同一今文。而有異本。如同一古文。而馬作偏。許作調。不同也。按。許以譏爲善言。或別一義。不必牽以說書與此傳。○注。靖。猶撰也。○釋文。靖。本或作譏。皮勉反。又必淺反。本作譏。七全反。又仕勉反。公羊問答云。此如論語。異乎三子者之僕。鄭注。僕。讀曰證。證云。言善也。祭統。論譏其先祖之美。疏。言子孫爲銘。論說撰錄其先祖道德善事。按。撰。通作譏。又作僕。卽其證。讀書叢錄云。靖。古通作靖字。爾雅釋詁。治也。治與撰義相近。尙書秦誓。惟截截善。調言。說文。調。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截截善。調言。又引周書。淺。淺巧言。皆非公羊義。釋文。本或作譏。是後人依尙書改之。段氏譏字下注云。淺下既引淺矣。而譏下又云善言者。此又用王逸所據譏靖言之本也。善言。釋靖言何曰。靖猶撰也。撰同譏。譏言善言也。廣雅釋訓。譏。善也。賈逵外傳注。譏。巧言也。章昭注。巧辨之言。然則此善言者。謂善爲言辭者。不同話下之善言也。按。靖。靖同部字。撰。撰皆从巽得聲。與扁亦同部。古耕青間有與眞臻等部通段者。故書作譏。此作靖。義皆相近。作撰者。巧言之人。憑空結撰。易以

動人如杞子使人告諸秦曰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等詞是也巧言者無不淺薄故以譏諷狀其貌

俾君子易怠〔注〕俾使也易怠猶輕惰也〔疏〕

注俾使也○詩

邶風綠衣云俾無訖兮俾使也又日月云俾也可忘箋云俾使也說文人部俾益也一曰俾門侍人故引巾之爲使義○注易

怠猶輕惰也○九經古義云書怠作辭籀文辭作倅从台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與公羊傳合此以輕詰易以惰詰

怠也襄四年左傳賈貨易土注易猶輕也晉語注同禮記樂記云易慢之心入之矣注易輕易也又祭義云而慢易之心入之矣

易怠猶慢易也故檀弓云吉事雖止不怠少儀怠則張而相之注並云怠惰也段氏玉裁尙書撰異云易讀如素問解休之休舊

疏云言使此君子易爲輕惰非是何意謂譏諷諍言之人能使君子輕

惰也秦繆一聞杞子之言即輕師遠襲是其故也輕惰釋文作輕惰

而況乎我多有之〔疏〕

書況作皇公羊古義云依字當作兄

兄滋也無逸云無皇曰又曰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無逸皆作兄詩桑柔倉兄填兮召旻職兄斯引義皆作況通義云書云我皇多

有之此以況訓皇穆天子黃竹之詩嗟我公侯百辟冢癩皇我萬民甫刑大傳曰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鄭司農注皇

猶況也故無逸則皇自敬德王肅本作況而熹平石經又作兄大雅倉兄其義亦猶倉皇況之爲兄古文也皇之言況古訓也段

氏玉裁尙書撰異云書大傳皇於折獄乎此段皇爲矧況字也公羊傳而況乎我多有之此段況爲皇暇字也皇與況互相假借

而況乎我多有之猶言而何暇我多有之也孔傳皇訓大非按段說非是此言而況乎我多有之即以況爲矧況字謂此譏諷諍

言之人實足使君子輕惰矧況我多有之我對君子也君子尙爲所惑而況乎我多有之者謂杞子逢孫也樊毅碑況作兄管子

書皆以兄爲況漢尹翁歸字子兄注兄

惟一介斷斷焉〔疏〕

九經古義云焉與夷同見周禮行夫注夷聲近猗尙書作猗說文斤部斷斷截也从斤鬲聲古文絕又

讀爲況故況兄皇皆通居石經況字缺

曰詔古文斷从卓卓古文裏字周書曰詔詔猗無他技猗大學作兮兮焉猗皆語辭按斷从夷故何氏以專一釋斷斷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無他技〔注〕一介猶一槩斷斷猶專



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疏〕

釋文他作佗。技，古義云：技與伎同，尙書或作技。○注一介猶一槩。○釋文一介，古拜反，尙書音古貨。

反。則陸氏所見尙書作一个，與大學同。校勘記引惠棟云：古無个字，作一介爲是。漢書孔光傳：援納斷斷之介。注：介，謂一介之人。正用周書語。介槩疊韻爲訓。按禮記釋文个，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昭四年左傳：使實饋于个而退。文選運命論：注作實饋于介而退。御覽引周書明堂位：左爲左介，右爲右介。卽月令之左个右个也。左傳稱一介行李，是偏副之義。杜注：昭四年云，个，東西廂亦偏室之義也。蓋古以一个作一枚解者，止作箇，何訓一槩，亦不作一个解。馬書本作界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何當與同。○注斷斷猶專一也。○禮記大學注：斷斷，誠一之貌也。後漢書卓茂傳：斷斷專一也。漢書孔光傳：斷斷專一之貌。並與何同。專一卽鄭氏之誠一也。史記魯世家云：斷斷如也。索隱：斷斷是專一之義。廣雅釋訓：斷，誠也。○注他技至端也。○釋文奇，其宜反。本又作琦。同。鬼谷子捭闔篇：校其技巧短長。注：技巧，謂百工之役。禮記大學：無他技。注：他技，異端之技也。莊子在宥云：是相于技也。注：技不端也。不端，卽異端也。秦誓釋文：技，本又作伎。法言問道篇：或問道曰：道者邇也，無不邇也。或曰：可以適他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塗雖曲而邇諸夏，則由諸川。雖回而邇諸海，則由諸宋。咸注：他，異端也。諸子異端若能自邇於聖人之道，亦可也。皇侃論語疏：以異端爲諸子百家之書。謂與聖經大道異者也。按：何以異端連奇巧言，則不必如皇說。猶孟子言小有才者爾，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邢疏：異端，諸子百家之言，非也。楊墨之屬，行於戰國，春秋時未有攻之者也。戴東原說：端，頭也。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言業精於專，兼攻兩頭，則爲害耳。愚按：相如封禪文，然無異端大學他技。注：異端之技也。孟子：王之所大欲。注：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故發異端以問。古人凡用異端者，皆如此解。任昉王文憲集序：攻乎異端，歸之正義。亦謂博學反約之意。按：孔氏此解，尤與何氏說斷斷爲專一者相發明。○注孔子至也已。○見論語爲政篇。何氏集解：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意亦指楊墨等說。後漢書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以爲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氏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以古文家無師傳爲異端也，皆與何氏異。

其

心休休〔注〕休休美大貌。〔疏〕注休休美大貌。爾雅釋詁云休美也。易大有順天命。文選注引鄭注休美也。鄭注書云休休寬容貌。又書疏引王肅云休休好善之貌。能有

容〔注〕能含容賢者逆耳之言。〔疏〕

公羊古義云尙書曰如有容古如字作而而讀爲能。能讀曰如。詩民勞云柔遠能邇。箋云能猶仰也。仰當作如如其意也。按能猶而詩衛風充蘭能

不我知謂而不我知也。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是能與而同而猶如也。易明夷傳用晦而明虞注而如也。詩小雅都人士云垂帶而厲箋云而厲如擊厲也是輾轉相通尙書禮記之如有容卽此之能有容也。○注能含至之言○此爲經公悔不聽蹇叔等言而作誓故注以能容爲容逆耳之言。孔傳謂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雖通而義未切。

是難也〔注〕是難行也。秦繆公自傷前不能用百

里子蹇叔子之言感而自變悔遂霸西戎故因其能聘中國善而與之使有大夫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此之謂也。〔疏〕注是行也。○言休休有容不易行也。此穆公能悔而悟方知其難。○注秦

繆至西戎。○史記秦本紀云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是其悔過霸西戎事也。新序五云故誓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脩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說苑尊賢云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父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漢書淮陽憲王欽傳春秋之義大能變改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繫已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李尋傳昔秦穆公說驪譖之言任伉伉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霸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息夫躬傳昔秦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子之言自敗其師悔過自責疾

註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後遂以霸。○注故因至大夫。○所謂因其可與而與之也。按秦見春秋。始僖十五年戰于韓。書爵。見偏戰。獲人君。當坐絕中國也。而未能用周禮。擯之不足。責之數。再稱秦師。於僖二十八年。爲其從伯者。攘楚。書師以錄功。嗣殺至上十年。皆狄之書秦。上九年來歸。始與魯爲禮。又兼之非禮。故於此年來聘。修好。尊王。無可議。故特書伯善而與之也。○注子貢至謂也。○見論語子張篇。

###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於河曲。〔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戊午。月之六日。杜云。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大事表云。今蒲州府治永濟縣東南五里有蒲

坂故城。又云。水經云。河水南至華陰潼關。渭水自西來會之。蓋河水自此折而東。故謂之河曲。卽蒲坂也。今蒲坂故城在永濟東南。又云。河西在今陝西同州府及華州之境。秦初起岐雍。未能以河爲界。晉強。遂跨河西而滅西虢。兼舊鄭。以汾澮爲河東。故以華陰爲河東。自夷吾請割河外列城外。東盡虢略。河外。卽河之西。虢略。故虢國地。卽今閿鄉靈寶。在河之東。晉約不與戰。韓見獲。僖十五年十一月。秦歸晉侯。始征晉河東。而河外五城。不必言矣。十七年。晉太子圉爲質于秦。秦復歸河東。而河西五城。終爲秦有。自是秦地東至河。秦在河西。晉在河東。判然兩戒矣。方輿紀要。河西經同州朝邑縣東。又南經華陰縣東北。東岸爲蒲州城西。又南經雷首山西。乃折而東。其地謂之河曲。服虔曰。河曲。晉地。見史記注。續漢志。河東郡蒲坂。有雷首山。劉昭注。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山。馬融曰。在蒲坂華陰之北。河曲之中。是河曲在蒲坂矣。江氏永曰。河南流至華陽曲而東流。在今蒲州府永濟縣境。

### 此偏戰也。何以言師敗績。敵也。〔疏〕

與上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傳同。注云。俱無勝負。通義云。左氏所謂交綬是也。先晉人者。此亦秦伐晉。見晉爲主也。不言及者。

秦晉之爭亟矣。是役以後。乃少甯居。將於是總校其功罪。以晉及秦。則觸晉未有罪。以秦及晉。則觸與秦征之。故變文以見二國均罪焉。爾董仲舒曰。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是故戰攻。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所

害重也。問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曰：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文不足以來遠，不斷斷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此見繁露竹林篇。

曰為

以水地〔注〕以水地者，謂以水曲折地遠近所在也。据戰于泓不言曲〔疏〕注据戰至言曲〇見僖二十二年。

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注〕河曲流以据地明，故可以曲地，因以起二國之君，數

與兵相伐，戰無已時，故不言及，不別曲直，而地以河曲明兩曲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爾雅釋水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注

引公羊傳曰：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也。疏云：此注以疏為流，引加一直字，誤也。按郭氏所據公羊，不與何本同，何本作疏，不作流也。又云：按此是流字，鄂本唐石經作疏，乃譌字耳。邢昺所據已譌，按校勘語是也。注疏均不為疏字為解，知當是流，謂河至此而曲流也。公羊問答云：河千里而一曲，何所據？曰：此見之於河圖緯象，河流九曲，河導昆侖山，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二曲也。北流千里，至積石山，三曲也。千里入隴首，抵龍門，四曲也。南流千里，至龍首，至卷重山，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闕流山，六曲也。東流至洛會，七曲也。東至大伾，八曲也。北至涿水，千里至大陸，九曲也。按爾雅釋水云：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釋文引李巡云：水勢小曲乃大直也。故曰小曲，水陰節，每一曲一直，通無極也。故曰千里一曲一直。漢志太原郡陽曲，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然陽曲去河曲遠，當如杜以爲在蒲坂縣南者是。〇注河曲至曲也。〇校勘記出曲流云：闕監、毛本同。鄂本流作疏。按作疏者，誤。邇義云：舉河曲者，猶言濟西河陽皆大之之詞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況乃干戈相尋，編

十三載。故雖戰不出頃。而舉疏者地之用。是見伏尸流血千里之內。舉遭離之嘻。二國之罪均矣。穀梁傳曰。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注。夫戰必有曲直。以一人主之。二國戰鬪。數曲直不可得詳。故略之。不言晉人及秦人戰。俞氏樾云。按爾雅釋水注。引此文。作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也。阮氏因謂疏字誤。其實非也。此二句正答上文曷爲以水地之間。蓋謂河曲疏闊。千里而始一曲。非十里百里間所在皆有者。故得舉以目其地也。若作流字。於義全失矣。郭璞所引以意增改。非公羊原文。解詁曰。河曲疏。句。以據地明。句。故可以曲地。句。其說甚爲明了。而疏字各本均誤作流。於是傳義愈晦矣。校勘記曰。鄂本流作疏。當據以訂正。郝氏懿行爾雅義疏。謂郭注兼引解詁文。則亦爲誤本所惑耳。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運。〔注〕書帥師者。刺魯微弱。臣下不可使。邑久不修。不敢徒行。興師

厲衆。然後敢城之。言及者。別君邑臣邑也。〔疏〕

釋文。運。二傳作鄆。後皆爾。按。運鄆皆從軍聲通。此作運者。段借字也。杜云。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卽鄆也。彼

釋文云。本又作鄆。音同。廣韻二十三問。鄆。邑名。又州名。魯太昊之後。風姓。禹貢兗州之域。卽魯之附庸須句國也。秦爲薛郡地。漢爲東平國。武帝爲大河郡。隋爲鄆州。按。魯有東西鄆。在東平州者西鄆也。水經注。瓠子河篇。瓠河又東。逕鄆城。城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公自沙隨還。待于鄆。京相璠曰。公羊作運字。今東郡廩丘縣東八十里。有故運城。卽此城也。按。成四年。城運。昭二十六年。公至自會。居于運。二十五年。齊侯取運。二十七年。兩書公至自齊。居于運元。十九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運。又運潰。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圍運。十年。齊人歸運田。皆是。此年所城爲東運。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東南。逕東莞縣故城西。與小沂水合。孟康曰。邑。故鄆邑。左氏傳。莒魯爭鄆。爲日久矣。今城北鄆亭是也。京相璠曰。琅邪姑幕邑。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世變其字。非也。郡國志。東莞有鄆亭。今在團城東北四十里。齊乘郡邑篇。沂水縣。本莒魯所爭之鄆邑。十三州記曰。魯昭公所居爲西鄆。在東平。莒魯所爭爲東鄆。在此。大事表云。在今沂州府沂水縣治東北四十里。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員亭。地理志。東莞下云。術水南。至下邳。

入泗。孟康曰：故鄆邑，今鄆亭是也。齊氏召南云：魯地名鄆者有二。此年季孫所城，東鄆也。與莒分界。今沂水縣北之團城是。成四年所城鄆，以備晉。及昭公所居，此西鄆也。今鄆城縣東有故城，按此及成九年，楚人入連，襄十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昭元年，取運，皆在沂水者。蓋是時屬魯，故季孫城之。不知何年入于莒，直至昭元年取之。復屬魯也。地理志：琅邪郡諸下云：師古曰：春秋城諸及鄆者，山東通志：諸邑在青州府諸城縣西南三十里，石屋山東北，濰河之南。鄆亭城在沂水縣東北四十里。○注：書帥至城之。○校勘記：出書帥師云。鄂本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書帥至城之。此本及闕本書誤帥。今訂正。監毛本改言帥師者，非。舊疏云：如此注者，正見隱七年城中丘之屬，皆不言帥師故也。按：臣下不可使者，即上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傳云：不至復者，不可使往也。是也。蓋臣下不可使，微弱特甚，故穀梁傳曰：稱帥師，言有難也。或此為莒魯所爭，因畏莒，故不敢徒行與。○注言及至邑也。○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注：諸君邑，防臣邑。言及別君臣之義。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矣。又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云：不以私邑累公邑也。注：公邑君邑，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公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是也。

###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注〕不書葬者，盈為晉文諱也。晉文雖霸，疆會人孤，以尊天子，自補

有餘，故復盈為諱。〔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壬午，月之二日。○注不書至為諱。○校勘記：出會人孤，云鄂本會字上有疆字。此脫。按：僖二十八年注云：陳有大喪，而疆會其孤，有疆字是也。舊疏云：盈者，相接足之辭。

晉文於僖二十八年之時，此朔之父陳侯款，夏六月卒，至冬未葬，而晉文會諸侯于溫，經有陳子，是強會人孤，令失子行，亦是文公恥之。是以春秋遂卒，竟不書款葬，深為晉文諱也。今若款子朔書葬，則文公之惡還見，是以此處須去朔葬，使若陳國之君例。



算碑云魯不修大室。春秋作譏。又樊毅修華岳廟碑云。世室不修。春秋作譏。二碑同時所立。或作世。知字本通也。按禮記曲禮下云。不敢與世子同名。注。世或爲大。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曰。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又穀梁公羊經曰。世室。按今本穀梁。亦同左氏作大至。猶世室也。或劉子政等所據穀梁作世室。與范本不同耳。然范注云。世世有是室。故言世室。疑穀梁傳作世室。猶世室也。故范以世世有其室解之。謂經之世室。猶言世世室也。范注即釋傳之世室也。壞者。說文土部。壞敗也。繙文作數。又支部。數。毀也。是壞數義同。釋文引字林云。壞。自敗也。數。毀反。則漢以後強生分別也。此云世室屋壞。即自敗之壞。史記秦本紀。墮壞城郭。則人壞之壞也。皆作壞。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注〕魯公周公子伯禽。〔疏〕

杜以爲大廟之室。以左傳不別此爲何公之廟。故以爲大廟。不知古世與大通。左氏之大

室。即公羊之世室也。彼疏引賈服等。皆以爲大廟之室者。非穀梁傳曰。猶世室也。下即曰。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是亦以此爲伯禽之廟。按以五行志所引穀梁考之。似伯禽曰大室語。亦當作世室。○注魯公至伯禽。○魯世家云。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爲魯公。明堂位魯公伯禽也。周公稱太廟。〔疏〕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注引此傳文。按傳八年。禘于大廟。文二年。大事于大廟。論語八佾云。子入大廟。皆周公廟也。魯

公稱世室。〔疏〕

舊疏云。即此經是也。通義云。禮。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魯以周公爲太祖。而伯禽爲始封之君。亦不容毀。故別爲世室。魯多殷禮。是亦法殷人六廟之意也。孔疏引明堂位云。魯公之廟。

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不毀則稱世室。世室非一君廟名。若是伯禽之廟。則宜舉其號謚。按魯雖有二世室。武世室係魯之僭禮。蓋世室本伯禽廟本稱。後有武公其子孫因即留與伯禽世室對舉。魯人誇張。以象文武二祧。不可爲典要也。且明堂位亦多。羣公稱宮。〔注〕少差異其下者。所以上尊周公。〔疏〕舊疏云。即武宮煬宮之屬是也。穀梁傳亦云。羣公曰宮。注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然



則其實一也。蓋尊伯禽而異其名。○注少差至周公。○校勘記出上尊。云鄂本同。閩監、毛本上作尙。按尙上通。舊疏云。廟者尊卑達名。鬼神所居之稱。今此稱異其名。知上尊周公故也。

此魯公之廟也。曷爲

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注〕魯公始封之君。故不毀也。〔疏〕

禮記明堂位注。

世室者。不毀之名也。按周禮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注。世室。宗廟也。魯廟有世室。牲用白牡。此用天子之禮。然則周公太廟。疑仿周人明堂之制。魯公世室。仿夏世室之制。欽明堂位多首列魯制。而以天子之制擬之。如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之屬。則彼所謂文世室。武世室者。指周文武廟而言。言魯之魯公廟。武公廟。卽周之文世室。武世室。爾。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祭法注云。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明堂與世室同。故文武廟亦稱世室。世世不毀。故亦曰祧。此傳云。世室猶世室也。言此之世室。猶周之世室也。魯惟魯公之廟。稱世室。武廟則稱武宮。見成六年。並無世室稱也。○注魯公至毀也。○魯世家云。封周公且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又云。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是魯公爲魯始封君也。按魯有周公廟。伯禽廟。世世不毀。又有文王廟。姜嫄廟。所謂特廟也。并四親廟而八。禘祫時或不及特廟。尊不就卑與。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注〕据魯公始封也。〔疏〕此難不以魯公爲太廟之故。又周公未嘗就封。何以稱太廟。

封魯公以爲周公也。〔注〕爲周公故語在下。〔疏〕

正以周公爲始封祖。故傳廿四

年。富辰數魯衛等同爲文昭。知以周公爲正也。

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注〕始受封時。拜于文王廟也。尙書曰。用

命賞于祖。是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疏〕

校勘記出魯拜其後。云。唐石經。鄂本。作魯公拜乎後。此脫。禮記明堂位正義引有。○注始受至

廟也。○齊洛誥云：戊辰，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說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成格，王入太室禋，王命周公後，作冊，說誥。孔傳：王爲冊書，使史說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又云：太室，清廟。毛詩：大雅序，清廟。祀文王也。是始受封于文王廟也。故禮記祭統亦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是也。漢書王莽傳：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師古曰：謂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然則魯頌王曰：叔父，五句，蓋其誥辭也。知者，左傳定四年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與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同。今惟康誥存，則伯禽與唐誥皆必是當時篇名。猶君牙伯罔之類，或爲伯禽之誥也。當卽史所視之冊。祭統又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嚮，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注，一獻，一酌尸也。此諸侯命其臣之禮。王命諸侯禮亦宜然。周封魯公，則在烝祭新邑之時，特加文武各騂牛一，尊周公也。故孔傳云：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按所告當在明堂。無親至文武廟事，故言太宣禋，太室卽明堂之中央太室，亦曰太廟。因其制同，而大享帝以文武配在此故也。詩疏引鄭志答張說：引洛誥王入太室禋一條，言周公于洛邑建明堂宗廟，王寢皆爲天子制，故明堂位一曰文王廟，大戴禮明堂篇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蓋宗祀文王于明堂，故得統稱焉。故詩清廟序云：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是其事也。亦謂之文祖。洛誥乃單文祖德。詩疏引鄭注云：乃盡明堂之德是也。○注尙書至是也。○書甘誓文按彼謂遷主，天子親征，載以行者，有功則賞之主，前與此微異，引之者，證以賞必皆于祖前也。故祭統載孔懼鼎銘亦曰：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云云也。諸侯命大夫，於尸食已畢，祭事方了，復行一獻命之。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特假于廟，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假。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向，蓋錫茅，胙土，非比尋常爵賞，彌大夫以下也。○注父子至公也。○禮記明堂位云：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注同之於周，尊之也。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也。通義云：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書曰：王命周公後，作冊，說誥，是其事也。命周公後，言命魯公以後。爲周公。

曰：生以養周公〔注〕生以魯國供養周公〔疏〕

周禮太宰云：五曰：生以馭其福。注：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者有以養之，成王封伯禽於魯，曰：

生以養周公是也。○注生以至周公。○此養讀如孟子以天下養之養萬章篇。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注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伯禽諸侯故以魯公供養也。

死以爲周公主〔注〕如周

公死當以魯公爲祭祀主。加曰者。成王始受其茅土之辭。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

百里。革車千乘。蓋以爲有王功。故半天子也。〔疏〕

周禮注引主作後。彼疏云。彼云主。此云後。不同者。鄭以義言之。按主後古音同部。義亦可通。後如禮喪服爲人後者之後。

通典引馬注。受人宗廟之重。明受宗廟之重者稱後也。故喪服不杖期章。有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亦謂持重者。政何氏謂以魯公爲祭祀主也。主亦如不杖期章之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之主。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敖繼公云。祭主者。夫若子若孫也。賈疏。無主有二。謂喪主祭主。喪有無後。無無主者。若當家無喪主。或取五服親。又無則取東西家。若無則里尹主之。故以祭主爲重也。○注加曰至之辭。○校勘記引浦鏗云。受當授字誤。舊疏云。卽周書作洛篇曰。封人社。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墮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社之封。孔氏云。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土與之。使立社。釁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其王者覆四方者。是其茅土之文耳。按白虎通社稷篇。亦引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也。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爲封社。明謹敬潔清也。初學記引漢藝文志曰。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封諸侯者。取其方面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方色。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授茅土。是漢時猶此制也。此曰。如詩魯頌閟宮篇王曰。叔父之曰。箋云。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爲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爲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爲我周家之輔。蓋皆左傳所謂命以伯禽册申語。○注禮記至子也。○鄭彼注云。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革車。兵車也。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引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

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士田附庸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綠騰按天子方千里關之得積數一百萬里魯方七百里關之得積數四十九萬里是半天子也以爲有王功者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故也故又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大勳勞於天下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疏〕

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主

字涉上文爲周公主而衍按上文云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封魯公以爲周公兼生養死祭言之非專指爲祭主一事也且爲周公主爲字讀平聲封魯公以爲周公爲字讀去聲並見釋文此又封魯公以爲周公是復述上文之辭若於爲周公下加一主字則謬以千里矣自唐石經始衍主字而各本遂沿其誤定四年左傳正義引此無主字按王氏說主是也下注云據爲周公者可證

然則周公曷爲不

之魯〔注〕據爲周公者謂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周公不之魯則不得供養爲主〔疏〕

注據爲至爲主○上傳云封魯公以爲周公以答不之魯故此復據爲周公者謂生養死祭以難不之魯也言既供養爲主何爲不之魯

欲天下之一乎周也〔注〕周公聖人

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

養死則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於周室〔疏〕

白虎通封公侯云周公不之魯何爲周公繼武王之業也春秋傳曰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詩曰王曰叔

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漢書注引尙書大傳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子周也史記魯世家周公在豐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通義云魯世家述金縢之言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是周公

之心也。其不之魯，亦猶是心也。○注周公至至大。○詩周南召南譜云：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謂周公也。漢書古今人表列周公上上，故云周公聖人也。祭統云：周公且有勳勞於天下，又云：所以明周公之德，是其德重功大也。○注東征至國怨。○僖四年傳語：荀子王制篇：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後漢書班固奏記：亦有是語。○注嫌之至周室。○正以孟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崩，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故周公恐之魯，則天下迴心趣鄉之也。孔氏廣森集本書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三年之後，周公老于魯，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王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子成王。又云：故周公封于魯，身未嘗居魯也。忠孝之道，咸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上注嫌周公不之魯，無以供養爲主，故此注云：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故無妨不之魯也。

### 魯祭周公

何以爲牲。〔注〕据廟異也。周公用白牡。〔注〕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

武同也，不以夏黑牡者，嫌改周之文，當以夏辟嫌也。〔疏〕

校勘記出用白牲云：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鄂本作白牡，當据正。此本注中亦作牡，不誤。史記三

王世家云：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糝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禮記明堂位云：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詩魯頌閟宮云：白牡騂剛。傳曰：牡，周公牲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禮郊特性曰：諸侯之祭，以白牡。諸侯之僭禮也。魯祭周公以白牡，蓋亦昉於僖公，非禮也。春秋不譏者，從郊禘嘗正之矣。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僉於百里，明堂位所記，蓋荀卿之徒，据其後修陳之，非經誼也。魯之王禮，僭自僖公。魯頌所爲著，莊公之子也。其稱成王所錫，魯公所受，曰：山川土田附庸而已。不聞以天子禮樂也。晉文請隧，襄王曰：王章也。焉有成王，而以非禮康周公歟。按：劉說非是。按史記世家云：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故明堂位、祭統、書大傳等，並有魯用天子禮樂之語。烏得以郊特性一語，盡反諸家之說。魯非強悍之國，僖

亦非跋扈主焉。敢僭用王禮。晉文伯主用隧。猶須請于襄王。而謂魯敢自爲郊禘乎。襄王以王章阻晉。獨不能以王章罪魯乎。詩之所詠。略舉數端。詩所不及。不得遽謂禮之所無。況詩明云白牡駢剛矣。諸侯自僭。可云非禮。成王康之。則有所受。何得仍責非禮。郊特牲所記。或別國諸侯亦有效用白牡者爾。○注白牡者殷牲也。○禮記明堂位注。白牡者。牲也。又檀弓云。殷人尙白。大事數用日中。戎事乘輪。牲用白。繁露郊事對云。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以用白爲貴純。似與何氏所據異。又春秋下宜脫傳字。郊特牲曰。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諸侯之僭禮也。注。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然則魯以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故以殷之白牡。亦惟文王周公廟用之。若用於他廟。亦爲僭。其列國諸侯。惟二王後。得用其先世所尙之色之牲幣。以祀其先祖。如宋祭殷先王。亦得用白牡也。郊特牲云。乘素車。賁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也。注。日月畫于旂上。素車殷禮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是也。○注周公至同也。○白虎通崩薨篇。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同志。展與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尙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繁露郊事對云。臣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非禮。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曰。周天子用駢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牲。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則此云謙不敢與文武同者。謂不敢用赤牲也。魯世家云。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論衡感類云。開匱得書。覺寤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漢書梅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變。是周公死有王禮也。蓋今文尙書。皆以金縢風雷之變。在周公沒後。故儒林傳谷永上疏亦云。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得正。後漢書注引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禾拔。乃成王寤金縢之策。故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焉。○注不以至嫌也。○校勘記出謙改周之文。鄂本謙作嫌。此誤。明堂位云。夏后氏牲尙黑。是夏黑牡也。舊疏云。正朔三而改。改天正十一

月者當以十三月爲正蓋苦用黑牲則周公有繼周之嫌故通之也。魯公用騂犗〔注〕騂犗赤脊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

以脊爲差〔疏〕注騂犗至性也○經義述聞云疏曰正以山脊曰岡故知騂犗爲赤脊矣引之謹案牛有赤色謂之騂犗則自脊以外非赤色也魯頌閟宮篇享以騂犧傳曰騂赤犧純也箋曰赤牛純色今唯脊毛赤而餘則否

豈純色之謂乎且無以異於羣公之不純色矣明堂位曰夏后氏牲尙黑殷白牡周騂剛若以騂剛爲赤脊則是夏牲尙黑殷牲尙白全體之毛色皆然而周之尙赤獨爲脊赤而非全體皆赤之性無是理也當從說文訓犗爲特牛特牛牡牛也騂犗猶言騂牡耳小雅信南山曰祭以清酒從以騂牡吳氏經說云疏山脊曰岡故知騂犗赤脊釋文云犗詩作剛漢書五行志注云鬣領上鬣也楚辭守志覽高岡兮嘒嘒注云山嶺曰岡嶺俗領字然則岡領同義曲禮豕曰剛鬣亦謂豕肥則脊上毛長也剛段借字古止作岡騂剛爲赤脊信矣天子騂犧純赤諸侯騂犗但脊上毛赤以是別尊卑之等故注云從周制以脊爲差說文犗特牛也不若何說之的按王氏之說辨矣然明堂位所記皆魯禮魯兼用四代禮樂夏商之性純周則止騂犗耳不得據以相難不然則犗字從岡其義何取○注魯公至爲差○繁露郊事云魯郊用純騂剛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按郊用騂犗魯公廟用騂犗不同魯公廟不用天子禮樂故不嫌用赤牲也從周制以脊爲差者謂從周制用騂但以脊爲差別耳禮記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注祭先君也端當爲冕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正義按明堂位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熊氏云此謂祭文王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其祭羣公以下則亦元冕故公羊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是魯公以下與周公異也二王之後祭其先王亦是用其先代之服二王之後不立始封君廟則祀祭東樓宋祭微子以下亦皆元冕也。羣公不毛〔注〕不毛不純色所以降於尊祖。

〔疏〕注不毛不純色○周禮地官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注毛之取純毛也明不毛爲不純色也公羊禮說云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擇牲卽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君

召牛擇其毛而卜之也。周禮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注。毛之取純毛。陽祀祭天子南郊及宗廟。又云。凡外祭殷事用尠可也。注。尠謂雜色不純也。按今魯祭羣公於宗廟。非外事可比。何爲而不純乎。陽祀用騂牲。此天子之禮。魯諸侯也。魯公尠不敢與文武間牲。故以脊爲差。而羣公反可以用純乎。故注謂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于尊祖也。孔冲遠於祭義謂犧純色。天子牲也。牲完也。諸侯牲也。於大雅謂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騂也。祭義云。擇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冲遠之疏。何首鼠兩端。而自相矛盾乎。按通義云。亦用純色。但不擇取騂白。若黝牲。牲之屬皆可也。亦沿孔疏之誤。○注所以降于尊祖。○校勘記云。盧文弨曰。于當作子。按此本疏中作降于尊祖。今按。作子不辭。作子是也。然則凡用牲廟各別。牢故禮運疏引。堯禮云。毀廟之昭共一牢。魯祭周公何以爲盛。〔注〕据牲異也。〔疏〕釋文云。盛。稷盛也。在器曰盛。此盛。穆共一牢也。統言之。與下傳周公盛之盛少異。

魯祭周公何以爲盛。〔注〕据牲異也。〔疏〕周公

盛。〔注〕盛者新穀。〔疏〕注盛者新穀。○孟子滕文公云。以供粢盛。注。盛。稻也。周禮載師。不耕者祭無盛。按說文皿部。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故在器卽謂之盛。此蓋對下。爨與廩言。故解爲新穀。亦以意言之。

非詁盛爲新穀也。周禮廩人職云。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注。接。讀爲一扱。再祭之扱。扱以受春人春之。大祭祀之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不以給小用。盛蓋亦卽接盛與。

魯公爨。〔注〕爨者冒也。故

上以新也。〔疏〕釋文。爨。徒報反。一本作濤。音同。○注。爨者至新也。○小爾雅。廣。註。爨。覆也。亦作幘。廣雅。釋。註。幘。覆也。覆。冒義。同。謂以覆乎上也。按釋文云。一本濤。疑幘之誤。禮記中庸。無不覆幘。是也。亦作壽。方言。壽。覆也。又云。

壽。戴也。亦謂以舊穀戴新穀義之反覆相通者也。說文火部。爨。覆照也。周禮司几筵云。每敦一几。注。敦。讀爲爨。覆也。舊疏云。正以爨。詁爲覆。若似周書。爨以黃土之屬是也。然則言周公盛者。謂新穀滿其器。言魯公爨者。謂下故上新各半也。

羣

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禘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注。廩者至連爾。○孫氏志祖讀



齊陸錄云。釋言。廩。廩也。郭注。或說云。卽倉廩。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廩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廩者。連新穀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證。通義云。廩者。新陳相雜。易。漑于无陽。鄭司農注。讀如羣公漑之漑。漑。雜也。卽讀從此傳文。按鄭易注見詩采薇疏引漑。廩聲相近。此舊疏引鄭注易云。廩讀如羣公廩之廩。當是後人改竄。鄭易本亦不作廩也。臧氏庸拜經日記云。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疏。廩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是以鄭注云。讀如羣公廩之廩。釋文。公廩。力甚反。開成石經作廩。詩采薇正義引易文言。爲其漑于无陽。鄭注。漑。讀如羣公漑之漑。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似。讀者失之。故作漑。漑。雜也。或據詩正義所引鄭易注。以校公羊疏。謂傳羣公廩當作羣公漑。按說文五下。漑。愛漑也。從來从尙。尙卽廩正字。爾雅釋言。廩。廩也。釋文引舍人注。廩。少鮮也。釋名釋宮室云。廩。矜也。寶物可矜惜者。投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少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之世。見治始起。所聞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篆合。可證廩字無誤。公羊有嚴顏二家本。蓋何邵公所据顏氏本作羣公廩。康成所据嚴氏本作羣公漑。漑。古讀如廩。漑。廩聲相近。故交異。漑者。雜也。言新陳穀相和。廩者。鮮少僅有之意。謂些些新穀。略與陳穀相粘而已。故疏云。財令相連。注中半字當爲衍文。漑下故上新。可言半。廩而言半。與漑混矣。疏甚分明。若徐疏所引鄭云。或卽牽合文言注。以意竄改。或鄭注他經傳。另有是語。今鄭公之書多闕。無可考矣。讀書叢錄云。爾雅釋文。孫炎曰。廩。穀鮮絜也。舍人云。廩。少鮮也。顧煊案。孫炎以鮮爲絜。舍人以鮮爲少。本皆作廩。鮮也。郭意同於孫炎。舍人故注云。或說云。卽倉廩。所未詳。引其義未改其字。亦當作鮮。公羊疏。廩者。希少之名。詩疏引鄭易注作漑。漑亦希少之意。與舍人注合。按諸說皆相近。臧氏尤爲詳瞻。俞氏懋曰。宗廟粢盛。必無新故雜揉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漑。蓋別異其在器之多寡耳。盛者滿也。素問脈要精微論。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脹。王注曰。盛。謂盛滿。然則周公盛者。謂滿其器也。漑者。冒也。覆也。何氏謂漑爲冒。疏謂漑爲覆。若周書漑以黃土之類。正得其義。魯公漑者。謂雖不滿其器。然足覆冒之。不見底也。廩者。少也。爾雅釋言。廩。鮮也。鮮字說文所無。古本止作鮮。故釋文引舍人曰。廩。少鮮也。是廩

有少義。此說亦曰。廩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廩者。謂不能滿其器。並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廩古作濼。周易文言傳鄭注曰。濼讀如羣公濼之濼。古嘗傳作立心。與水相近。然則羣公濼猶羣公慊也。孟子公孫丑篇。吾何慊乎哉。趙注曰。慊少也。禮記大學篇正義曰。慊不滿之貌。是可得其義矣。○注此謂至之差。○舊疏云。若以時祭。乘食精饗。羣公之饌。一何至此。故知正是禘祭之時。序昭穆之差。所以降子尊祖故也。按禮者所以別同異。諸侯之尊。豈必於乘盛斬其新穀。蓋有所等差。正所以尊祖也。

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注〕簡忽久不以時脩治。至令壞敗。故譏之。

言屋者。重宗廟。詳錄之。以不務公室。不月者。知久不脩。當蒙上月。〔疏〕注簡忽至譏之。○通義云。歷七月不雨。則無壞道而壞。知其積

隳不脩者久矣。穀梁傳。太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脩也。又曰。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春。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五行志中之上。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近金沱木木動也。先是冬。釐公薨。十六月乃作主。後六月。吉禘于太廟。而致釐公。春秋譏之。經曰。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左氏說曰。太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家之大事於太廟。故言大事也。躋。登也。登釐公於懸公上。逆祀也。釐雖懸之庶兄。嘗爲懸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懸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爲貌不恭而狂。外爲言不從而僭。故是歲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太室屋壞矣。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至是。陸夷將墮。周公之祀也。穀梁公羊經曰。世室。魯公伯禽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大事者。禘祭也。躋釐公者。先禰而後祖也。經義雜記云。漢志所載左氏說。乃西漢儒解左傳之文。足以補正杜氏彼云。惡其亂國家之大事於太廟。故言大事。則善大事者。因以見譏。今杜云。大事禘也。則似爲禘之常稱矣。○注言屋至錄之。○通義云。屋者。當中霑上出重屋也。魯有復廟重櫨。亦天子之制也。蓋本五行志所載左氏說。謂其上重屋尊高者也。按明堂位曰。復廟重櫨。注復廟。重屋也。謂上下重屋也。詳錄壞之所在。爲重宗廟也。明太廟非必全壞也。○注以不務公室。○定二年冬十月。

新作雉門及兩觀傳。修舊不營。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注。務。勉也。舊疏云。不務公室。亦可施於久不脩。亦可施於不務。如公室之禮。微辭也。○注。不月至上月。○校勘記。出不月云。鄂本同。閩監。毛本。不誤。書。舊疏云。當蒙上月者。謂蒙上秋七月也。月者。久也。彼久不脩。是以書月。此亦久不脩。故知。當蒙上月爾。意謂據定二年傳。書十月例此也。

### 冬。公如晉。

### 衛侯會于沓〔疏〕

左穀二家經。會下有公字。按。有者是也。此亦宜有。如無公字。傳注均宜有說。繁露隨本消息云。文公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謂此沓及下斐之會。十四年新城之盟事也。意謂魯不事晉。至此始改事。何氏無此意。蓋齊趙經師異說也。杜云。沓。地。闕。

### 狄侵衛。

###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丑。十二月無己丑。十一月之十二日也。然十四年始書公。至自晉盟。後即書公還自晉。鄭伯會公於斐。則經月不得有誤。己丑

或乙丑之誤爾。

### 還自晉〔疏〕

左傳作公還自晉。穀梁以爲還者事未畢也。

### 鄭伯會公于斐〔疏〕

釋文斐本又作斐。按左傳穀梁傳並作斐。杜范皆云。斐鄭地。按左氏襄三十一年。鄭印段廷勞于斐林。大事表云。即斐林。宣元年。諸侯會晉于斐林。杜亦云。鄭地。滎陽苑林縣東南有林鄉。今開封

新鄭縣東二十五里林鄉

城是其地也。詳宣元年。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

于斐。故善之也。〔注〕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文公前扈之盟不見序。後能救鄭之難。不逆

王者之求。上得尊尊之義。下得解患之恩。一出二為諸侯所榮。故加錄於其還時。皆深善之。〔疏〕

注黨所至語也。○校勘記云。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時誤是。通義云。左傳。師乎師乎。何黨之乎。集解。黨所也。彼亦齊人之歌。則黨詁為所信齊語矣。往所猶言往許。往許猶言往時。莊子曰。物之黨來寄也。其義為時來。荀子曰。怪星之黨見。其義為時見。黨訓所。轉訓時也。按史記注引服虔注。黨正訓所。即杜氏所本。故曾子問。歸葬於女氏之黨。謂女氏之所也。禮。父黨無容。謂父所無容也。鄉射禮。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謂侯所也。齊策。歸于何黨矣。謂歸於何所也。經傳亦多以所代時。昭三十一年左傳。有所有名。而不知其已。謂有時有名。而不知無名也。大戴禮本命篇。無所敢自遂也。謂無時敢自遂也。襄二十七年左傳。晉楚所以兵威遂。謂時以兵威之也。昭七年左傳。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謂有時反其道以取媚于民也。昭三十年左傳。先君有所助執。綿矣。謂有時助執。綿也。墨子節用篇。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所字亦作時。字解。公羊問答云。越語。夫上黨之國。章昭注。黨所也。釋名。上黨之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也。○注文公至見序。○上七年公會諸

侯晉大夫盟于扈。傳公失序也是也。○注後能救鄭之難。○上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是也。○注不逆王者之求。○上九年，毛伯來求金，是也。○注上得至善之。○上得尊尊之義，卽不逆王者之求也。下得解患之恩，卽救鄭之難是也。一出三爲諸侯所榮，卽及晉侯盟，鄭伯會公子斐，衛侯會公子沓，是也。通義云：前扈之盟，公失序，今一出而衛鄭皆因公以請平于晉，臣子之心喜其爲諸侯所尊榮，故加善辭也。按如繁露云：衛鄭皆不期來，似無因公請平于晉之義，請平事見左氏傳。毛本於改于非。



# 公羊義疏四十三

文十四年  
盡十八年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注〕月者爲臣子喜錄上事〔疏〕穀梁傳自晉事畢也。○注月者

此月故解之爲臣子喜錄上事見上文僖四年注凡公出滿三時月危公之久同齊月義不同春秋無達例也。

## 邾婁人伐我南鄙。

## 叔彭生帥師伐邾婁。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注〕不書葬者潘立儲嗣不明乍欲立舍乍欲立商人至使臨葬更

相篡弑故絕其身明當更立其先君之次〔疏〕孔疏世家及世本是齊昭公也包氏慎言云五月齊乙亥月之朔日○注不書至之次○葉鈔釋文篡弑作篡殺音申志反下

同按十行注疏本載音義亦作殺包氏慎言云絕其葬使不得入先君之兆也通義云不言葬齊昭公者與詭諸同義按孔氏於晉侯詭諸卒下云不葬者里克弑先君命嗣與弑君同罪奚齊未踰年例不書葬實討賊之文不得見乃更移賊未討不書葬之

義於此。明晉之臣子。不為奚齊討賊。即為無恩於獻公。故不繫臣子辭。則亦以此不書葬為貴齊臣子不討弒舍之賊矣。然魯子赤被弒。文公書葬。何以不責晉之臣子。辨見僖九年。按史記齊世家云。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衆十月。即墓上弒齊君。而商人自立。是為公懿。所謂臨葬更相篡弒也。惟細按何義。似以商人亦昭公子。舍與商人。儲嗣不明。致成亂階。與史記左傳皆不合。何氏或有所本。按世家又云。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則昭公篡立。或不書葬。以示絕與晉惠公。爾與公羊何氏無此義。姑存之。以備一說。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注〕盟下

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疏〕

六月齊癸酉。月之二十九日。杜云。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大事表云。今商丘縣西南有新城亭。水經注。睢水篇。睢水又逕新城北。即宋之新城亭也。春秋文十

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盟于新城者也。方輿紀要。新城在歸德府城南。○注盟下至趙盾。○襄十六年戊寅。大夫盟。傳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此注信在趙盾。與彼信在義同。舊疏云。若如盟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以盟下日以之。起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何。彗星也。〔注〕狀如彗。〔疏〕

史記天官書。彗星三見。正義。謂文公十四年七月。有星入于北斗。是孛即彗也。穀梁傳。孛之為言猶彗也。○注狀如彗。○禮記曲禮云。國中以策彗



帥勿注。彗竹帶是也。彗卽經傳止作彗。釋名釋天文云。彗星光稍似彗是也。天官書記歲星失次云。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星。正義。天彗者一名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長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如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光芒所及爲災變。書又云。天棓長四丈。末兌。天棓長四丈。末兌。天棓長數丈。兩頭兌。蓋皆彗類。故爾雅釋天文。彗星爲棓。棓開元占經引孫炎云。棓槍。妖星別名也。是也。占經又引尸子曰。彗星爲棓。槍見妖星篇。彗星占篇引荊州占曰。歲星逆行過度宿者。則生彗星。一曰天棓。二曰天槍。三曰天棧。四曰弗星。此四者皆爲彗。按彗卽李星。李。棧。槍。棧與彗同也。管子輕重篇。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對言之異散。則總名彗也。

其言入于

北斗何〔注〕据大辰不言入。又不言李名〔疏〕

注据大至李名。○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是大辰不言入也。直言于大辰。不言所入之星名也。何者彼傳云。其言

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又曰。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是大辰東方七宿皆謂之辰。非七宿之常名也。故此据以爲難也。按注李字疑星之誤。

北斗有中也〔注〕中者魁中。

〔疏〕

注中者魁中。○穀梁傳其曰。入北斗何。斗有環域也。注据孛于大辰及東方。皆不言入。此言入者。明斗有規郭入其魁中也。五行志下之下。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又曰。李星見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一曰魁爲齊晉。夫彗星較然在

北斗中。天之視人顯矣。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攏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索隱引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類聚引又云。合爲斗。居陰布陽。故稱北斗。魁中。猶言斗中也。其第四星與

何以書記異也〔注〕孛者邪亂之氣。彗者掃故置新之象也。北斗天之樞機

玉衡。七政所出。是時桓文迹息。王者不能統政。自是之後。齊晉並爭。吳楚更謀。競行天子之事。齊

宋莒魯弑其君而立之應〔疏〕

注學者邪亂之氣○五行志云董仲舒以爲學者惡氣之所生也謂之學者言其學字有所妨蔽闇亂不明之貌也釋名釋天云李星之旁氣李字然也穀梁注引劉向

曰莒星亂臣之類○注彗者至象也○昭十七年左傳申須曰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又二十六年左傳晏子曰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史記正義見則兵起除舊布新彗所指之處弱也○注北斗至所出○書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疏引馬注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己之事也初學記引運斗樞云五帝所行同道異位皆循斗樞機之分遼七政之紀九星之位史記注引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璇璣天官書云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是爲天之樞樞玉衡也七政者史記注引書大傳云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又引馬注書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水謂歲星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候異故名七政也與書傳小異○注是時至之應○校勘記出王都不能統政云閔監毛本同此本王作正皆誤鄂本作王者當據正左傳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穀梁注引劉向曰北斗貴星人君之象也莒星亂臣之類言邪亂之臣將並弑其君五行下之下載此經引劉歆以爲北斗有環域四星入其中也斗天之三辰綱紀象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至十六年宋人弑昭公十八年齊弑懿公宣公二年晉趙穿弑靈公又引董仲舒以爲北斗大國象後齊宋魯莒皆弑君劉向以爲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羸縮變色逆行甚則爲彗北斗人君象李星亂臣類篡殺之表也史之有占明矣時君終不悟是後宋魯莒晉鄭陳六國咸弑其君齊再弑焉中國既亂夷狄並侵兵革縱橫楚乘威席勝深入諸夏六侵伐一滅國觀兵周室晉外滅二國內敗王師又連三國之兵大敗齊師于鞏追亡逐北東臨海水威陵京師武折大齊皆李星炎之所及流至二十八年星傳又曰彗星入北斗有大戰其流入北斗中得名人不入失名人宋華元賢名大夫大棘之戰華元獲子鄭傳舉其效云占經引感

精符云。李賊入北斗中者。大國結謀伐天子。又云。星孛入北斗。兵大起。將有外以制權。以兵爲政者。取應大率相同。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漢建安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其後魏受禪。晉隆安四年二月己丑。有星孛入北斗。魁至三台。三月。遂經太微帝座。端門。占曰。彗星入北斗。經三台。易主之象。其後宋齊受禪。又惠帝永興二年十月丁丑。有星孛于北斗。占曰。璿璣更授。天子出走。又曰。強國發兵。諸侯爭權。又曰。星孛于斗。王者疾病。天下易政。皆與文十四年同。占故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此天下易之象也。由是楚莊觀兵周疆。敗晉師。非所謂疆國發兵。諸侯爭權與。按齊晉並爭。蓋指宣十七年。晉衛伐齊。成元年。齊伐魯。二年。齊敗衛。晉魯衛敗齊之屬。吳楚更謀。謂楚莊爭霸。成七年。吳伐郟。爲吳伐中國之始。齊宋莒魯事。此年下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十七年。宋弑杵臼。十八年。齊弑商人。子卒。莒弑庶其。是也。

### 公至自會〔疏〕

莊六年注。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蓋喜得與晉及諸侯盟。猶上書公至自晉。及上年書還自晉義也。

### 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疏〕

左氏穀梁接作捷。經義雜記云。莊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接。今左傳穀梁作捷。賈景伯所見公羊穀梁皆作接。僖三十二年。鄭伯接卒。左氏穀梁作鄭伯捷。

捷接二字。古多通用。

### 納者何。入辭也〔疏〕

九經古義云。納當作內。古文入作內。按莊九年傳亦云。納者何。入辭也。穀梁於僖二十五年傳云。納者內弗受也。蓋納兼二義。

### 其言弗克納何。

### 〔注〕据言于邾婁與納頓子于頓同。俱入國得立辭〔疏〕

注据言至立辭。○卽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也。彼納頓子于頓。爲入國得立辭。

此言納接蓄于邾婁與彼文正同宜亦得國今云弗克納故難之

大其弗克納也〔注〕克勝也鄭伯以勝爲惡此弗勝故爲大

〔疏〕

注克勝也○詩小雅小宛飲酒溫克傳克勝也禮記禮器云我戰則克注克勝也荀子大略篇然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注克勝也○注鄭伯至爲大○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鄆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是鄭伯以勝爲惡也彼以勝爲惡故此弗勝爲大通義云不能納糾不言弗克納知此言弗克者大之也先言納接蓄于邾婁者致晉君之意也復言弗克納專卻缺之義也

何大乎其弗克納

〔注〕据伐齊納子糾恥不能納〔疏〕

注据伐至能納○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恥不能納也是其諱不克納故書伐以起之也然則弗克納者蓋可以克而弗克之

也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疏〕

穀梁傳是卻克也與此異左氏又以爲趙盾陳樹華云下十五年宣九年卻缺爾見穀梁作卻克乃傳寫之誤左傳亦云以諸侯之師八百

乘納接蓄于邾

以納接蓄于邾婁力沛若有餘〔注〕沛有餘貌〔疏〕

注沛有餘貌○廣雅釋詁沛大也漢書五行志沛然自大楚辭九歌

沛香乘兮桂舟孟子梁惠王云沛然下雨音義沛字亦作霈初學記太平御覽俱引作霈華嚴經音義引文字集略云霈謂大雨也大雨卽有餘意經傳釋詞若猶然也易乾九三夕惕若厲離六五出涕洟若感嗟若巽六二用史巫紛若義亦同也

而

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蓄晉出也獲且齊出也〔注〕出外孫也〔疏〕

注出外孫也○穀梁傳注姊妹之子曰出

公羊問答曰此卽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女子子之子爲外孫也按爾雅出與外孫不同釋名曰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者也郭注爾雅引襄五年傳蓋舅出也文此以出爲外孫者爲嗣爲嫁于異姓所出故也左傳成十三年云康公我

之自出。時已景公世。自不必專屬姊妹子言矣。儀禮喪服有外孫。又僖五年注。有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皆謂女子子也。蓋凡姊妹子女子子。皆可謂之出。爲其出嫁後所出也。

子以其指。〔注〕指。手

指。〔疏〕

注指手指。○說文手部。指。手指也。舊疏云。子。謂郤缺。言子以手指指麀子。郤婁令使納接蕃也。此說迂回。子以其指。蓋欲令以指喻也。喻義在下。

則接蕃也。四。纓且也。六。

〔注〕言俱不得天之正性。〔疏〕

注言俱至正性。○毛本俱誤。據公羊問答云。注言俱不得天之正性何也。曰。莊子駢拇篇。駢拇。枝指。而侈於德。附贅。懸疣。而侈於性。釋文。司馬云。性。人之本體也。駢

拇。枝指。附贅。懸疣。此四者各出於形性。而非形性之正。疏云。舊云。子以其指者。言凡立子之法。以其手指相似。則接蕃猶人之四指。纓且猶人之六指。皆異於人。故曰俱不得天之正性也。通義云。謹案。子稱郤缺也。凡以手計數者。屈四指。伸小指。則爲四。偏屈五指。還伸小指。則爲六。此軍中遙相語。舉手小指。以示郤缺。言接蕃比之於指。如計四數者然也。纓且如計大數者然也。其實皆以小指喻庶孽爾。讀書叢錄云。按疏以其手指相似。則接蕃猶人之四指。纓且猶人之六指。右手將指。連左手言之。則爲第六指。離左手言之。則爲第一指。故下文云。纓且也。長。按。洪氏迂回。孔義較是。然與何義俱不得天之正性不合。故舊疏引舊說。以四指六指者喻之也。其舊疏云。地四生金子西方。地六成水于北方。皆非天數也。言此者。喻皆庶子矣。亦未是。於以指何涉。

以大國壓之。〔注〕壓。服也。服郤婁使從命。〔疏〕

釋文。壓。於甲反。服也。校勘記云。此當本作厭之。何訓爲服。不當加土。○注厭服也。○荀子正論云。天下厭焉。與鄉無

以異也。注。厭。然順服貌。禮既夕記。纓條屬厭。注。厭。伏也。後漢書。桓榮傳。胡廣傳。注。並云。厭。伏也。

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注〕設齊復興兵來納纓且。

亦欲服郤婁使從命。未知齊晉誰能使外孫有郤婁者。〔疏〕

正以齊亦大國故也。時晉霸中衰。故郤婁人以理與勢並舉郤之。

貴則皆

貴矣〔注〕時邾婁再娶二子母尊同體敵〔疏〕

注時邾至體敵○左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是邾婁再娶也白虎

通嫁娶篇必一娶何防淫洗也為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莊十九年傳云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注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隄路故聘婚未往而死隄仍當往以示不再娶之義邾婁元妃卒後復娶于晉哀世諸侯不能如禮也纓且元妃所生則纓且適子之位已正晉人欲以庶奪嫡邾婁人不敢以嫡庶名分卻之故曰貴則皆貴也通義云皆六國外孫故言皆貴此對晉人為婉遜辭云爾是也舊疏云蓋皆是右隄之子或是左隄之子言非姪婦所生也非注義如左右隄則自有定序見隱元年注不得以長幼論也注明言再娶與左傳合非所謂左右隄也亦非以姪婦與二隄較貴賤也雖然纓且也長〔注〕既兩不得正性又皆貴唯當

以年長故立之〔疏〕

隱元年傳立子以貴不以長既皆貴故以長也邾婁君兩娶本失正不敢斥君之非故渾云兩不得正性其實纓且正接菑不正也穀梁云纓且正也捷菑不正也注正適也是也

卻缺

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注〕如邾婁人言義不可奪也故云爾〔疏〕

校勘

記出爾克云唐石經鄂本闕監本同毛本爾克誤倒穀梁傳曰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注非力不足義不可勝是也按邾婁人跪辭以謝晉晉人藉義以自解故如邾婁人言而退也

引師而去之故

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注〕大其不以己非奪人之是〔疏〕

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易同人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

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弗克而還可謂困矣困而反則君子善之故易稱吉又何譏焉趙匡曰此乃譏其不量力而勞師爾聞義能止差可補過何足美之如其說則及辭當云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也為魯繫之以吉者蓋有過則改聞義則徙善之大者非徒无

管矣。公羊之說，誠得春秋微旨。趙匡好駁先儒，以其說不可通於易詩書，則云春秋之例，不可通於他經。妄之妄者也。六經皆聖賢之語，曷爲不可通哉。學者詳之。按左傳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注云：大其不以己非，奪人之是也。惟以爲宣子事爲異。

此晉卻缺也。其稱人何。〔疏〕  
通義云：據傳言卻缺率師八百乘，則非將卑師少文。 貶曷爲貶。〔注〕據趙鞅納蒯聩不

貶。〔疏〕  
注據趙至不貶。○卽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是也。彼疏云：卻缺納不正，貶稱人。今趙鞅亦納不當得位之人，而不貶，正以納父罪不至貶也。是其義也。 不與大夫專廢置

君也。〔疏〕  
繁露王道云：大夫不得廢置君。又云：觀於晉卻缺之伐邾婁，知臣下作福之誅。今本君下行命字，非也。穀梁傳後知，何知之晚也。杜預取以說左氏，按與師伐國，皆所甚惡。春秋何不概貶之稱人，況納接蕃事必受君命，專責之帥師，無是理也。 曷爲不與。〔注〕據大其弗克納，實與。

〔注〕弗克納是，而文不與。〔疏〕  
通義云：弗克納者，與之實也。稱人者，不與之文也。 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

專廢置君也。〔注〕不復發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傳者，諸侯本有錫命征伐，憂天下之道故。明

有亂義，大夫不得專也。接蕃不繫邾婁者，見挈于卻缺也。不氏者，本當言邾婁接蕃，見當國也。

〔疏〕  
注不復至道故。○僖元年二年十四年，救邢城楚丘，諸侯城緣陵，經皆實與文不與。傳皆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子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此不發是傳，故明云：以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然後殺。是諸侯

公羊義疏 四十三

得天子錫命。即可專征伐。且保伍連帥。本有相救卹之道。是諸侯憂天下宜也。與大夫不同。故得發彼傳。○注明有至專也。○舊疏云。言大夫若有專廢置君者。即是亂義。故曰明有亂義。大夫不得專也。正由大夫不得專廢置故也。○注接菑至缺也。○舊疏云。据僖二十五年。納頓子繫頓也。按接菑進退在卻缺。故不繫以邾婁也。卻缺之宜貶愈見。左氏家劉炫云。已云邾國。又非邾君。故不稱邾接菑也。然則劇賸亦去衛。納時亦未得國。何爲繫之衛與。○注不氏至國也。○舊疏云。据宣十一年。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皆言氏也。僖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傳曷爲以國氏當國也。注當國。故先氏齊也。此本當言邾婁接菑當國。如齊小白例。因本未得國。而又見挈于卻缺。與鄭段亦異。故去其國。見義不得更氏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注〕已絕卒之者。爲後齊脅魯歸其喪。有恥。故爲內諱。使若尙爲

大夫。〔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齊甲申。月之十二日。通義云。日者。罪不若弑君重。穀梁傳曰。其地于外也。○注已絕至大夫。○上八年。公孫敖奔莒。春秋之例。大夫出奔。則絕其大夫。公子慶父。臧孫紇之屬是也。則不得齊卒。今敖齊卒。故解

之。脅歸其喪。卽下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是也。穀梁傳曰。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是亦爲內諱義也。禮記王制云。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注以不任大夫也。疏致仕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故論語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是也。是以春秋大夫有過被黜。則不齊卒。以其卒時非大夫故也。公孫敖出奔。視被黜重矣。當絕。尤不當卒。茲卒之。故爲內諱文。使若尙爲大夫也。大夫去國。得尙爲大夫者。以臣子以義去者。君有不絕其祿之事。禮記曲禮云。去國三世。爵祿有列于朝。白虎通引援神契云。臣待放于郊。君不絕其祿。參分之二。與之一。留與其妻長子。使得祭其宗廟。是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注〕据弑其君之子奚齊也。連名何之者。弑成

君未成君俱名。問例所從也。〔疏〕注据弑至齊也。○即僖九年。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傳弑未踰年君之號也。亦弑未踰年君不言弑其君。而引先君冠子上。與此殊。故据以難。○注連名至從也。

○春秋之例。弑成君未成君皆名。成君名者。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之屬是也。未成君名。則此及哀三年。齊陳乞弑其君荼是也。此若止問弑其君。嫌僅問未踰年君何以稱其君。故連名問之。正以問例所從也。据下傳意。則從

成君例矣。已立之。已殺之。〔注〕商人本正當立。恐舍緣潘意爲害。故先立而弑之。〔疏〕通義云。已。已商人也。已代

舍立乎其位。而實即已手刃之。與里克殺君之子而不自篡者異。齊世家云。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死。陰交賢士。附愛百姓。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衆弑舍自立。是其事也。惟以商人爲昭公弟。用左氏義。○注商人至弑之。○

舊疏云。正以弑舍不齊日。見不正遇禍。則知商人本正明矣。然則公羊以商人爲潘之適。舍爲庶。潘立舍立商人未定。商人緣潘有廢立意。故先立舍。而害之也。則與左氏叔姬無寵情事亦殊。成死者而賤生者

也。〔注〕惡商人懷詐無道。故成舍之君號。以賤商人之所爲。不解名者。言成君。可知從成君。不

日者。與卓子同。〔疏〕繁露精華云。春秋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已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

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注惡商至所爲。○正以已立之。已殺之。是懷詐無道也。春秋貴信而賤詐。故於商人尤賤之。通義云。後商人遭弑。且爲責討賊。成之爲君不於此。正其君臣之分。則嫌商人有可立道。故正名之。成舍爲君。而見商人賤爲

賊也。按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注舍不成君則殺者非弑也。義亦同。彼傳又云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注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亂平亂舍不宜立有不正之嫌商人專權有當國之嫌故不書國氏明不以嫌相代是亦以舍立不正也。已成舍爲君商人不以國氏其罪惡已見矣。○注不解至子同○僖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子注云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也。正以成君例書日此不日故與彼同。邇義云不日者弑未踰年君正例也。然此已成舍爲君則不得同未踰年君例也。不解名者僖九年注連名者上不書葬子某弑君名未明也。彼意以恐人不知奚齊之名爲是先君未葬稱子某似若子般子野之屬爲若被弑之故稱名似若諸兒卓子之屬故將名連弑問之此不解稱舍之義以上言其君明從成君被弑之故也。

### 宋子哀來奔。

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疏〕

九經古義云公羊主內娶之說故以子哀爲書字爲無聞。隱二年注云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救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

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于竹帛故有所失也。穀梁傳其曰子哀失之也。疏引舊解云失之者謂其未達稱子之意與公羊無聞之義同。

###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注〕此問諸侯相執大夫所稱例〔疏〕

穀梁傳注云

按莊元年有單伯逆王姬十四年有單伯會伐宋此或其後與○注此問至稱例○事具下

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以其所銜奉國

事執之晉人執行人叔孫舍是也〔疏〕

注以其至是也○見昭二十三年彼年正月叔孫舍如晉公羊無傳其為銜奉國事至晉明也

不稱行人而執

者以已執也〔注〕已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惡各當歸其本〔疏〕

即此及莊

十七年齊人執鄭詹是也其僖四年齊人執陳袁濇塗雖為國事然辟軍之道其罪由濇塗自致也○注分別至其本○校勘記云浦鐘云當各字誤倒穀梁傳曰齊人執單伯私罪也所謂罪惡當各歸其本也

單伯之罪何

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注〕時子叔姬嫁當為齊夫人使單伯送之〔疏〕

校勘記出淫乎云唐

石經諸本同毛本乎誤于穀梁傳曰單伯淫于齊齊人執子叔姬叔姬同罪也○注時子至送之○公羊與穀梁同穀梁疏云單伯是天子命大夫魯人遣送叔姬未至而與之淫左氏以叔姬為昭公妃單伯為天子大夫為魯請叔姬與公穀異

然則曷為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注〕据夫人婦姜繫公子遂〔疏〕

注据夫至子遂○宣元年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

內辭也使若異罪然〔注〕深諱使若各自以他事見執者不書叔姬歸于齊者

深諱以起道淫書單伯如齊者起送叔姬也齊稱人者順諱文使若非伯討〔疏〕

注深諱至執者○穀梁疏云王則闕

於取人之術。魯則失於遣使之宜。故經不書叔姬歸于齊。再舉齊執之文者。使若異罪然。所以為諱也。按內辭者。為內諱辭也。魯不能教正其女。致令淫泆。故深為諱。○注不書至道淫。○舊疏云。欲決隱二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之屬齊歸也。言深諱者。正以子叔姬有罪故也。言以起道淫者。謂深諱不言其歸。即是以起道淫之義。何者。若更為小事見執。何須諱其歸于齊。今不言歸于齊。而與單伯俱見執。明其在道與單伯淫。于歸事不醒醒矣。或曰。不書歸于齊者。深諱其起道淫故也。何者。若言叔姬歸于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即有道淫之理也。按或說亦通。蓋正為魯諱道淫。何為又起之與。○注齊單至姬也。○不書叔姬歸于齊。但書單伯如齊。即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則單伯送叔姬自見道淫亦可見。所謂微而顯也。○注齊稱至伯討。○傳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單伯叔姬有罪。嫌齊執為伯討。故稱人。不以伯討與之。順諱文也。通義云。內大夫執例。無罪月有罪不月。雖有罪猶稱人以執者。內辭也。不使伯討行乎我也。孔說亦可從。

###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注〕月者。文公微弱。大夫秉政。宋亦蔽於三世之黨。三亂結盟。故不

與信辭。不稱使者。宋無大夫。官舉者。見宋亂也。錄華孫者。明惡二國。非以月惡華孫也。〔疏〕注月者至

秉政。○泄盟來盟皆時。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是也。此月。故解之。大夫秉政者。舊疏云。即公子遂是也。○注宋亦至之黨。○上八年傳云。曷為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謂慈父。王臣。處白也。彼注云。宋以內娶。故威勢下流。三世妃黨爭權相殺。是為人君之蔽也。○注三亂至信辭。○校勘記云。三。閔。監。毛。木。同。誤也。鄂本三作二。當據正。此本三字。剗改當本作二。舊疏云。春秋之例。凡在盟來盟例皆書時。欲見王者當以至信先于天下故也。是以桓十四年注云。時以從內為王義。明王者當以至

信先天下是也。今而嘗月，故言不與信辭耳。○注不稱至大夫。○舊疏云：正決鄭伯使其弟語來盟之文矣。宋無大夫者，僖二十五年、文七年、八年，皆云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官舉至孫也。○通義云：承上官舉而復加名氏者，來接乎內錄之也。按大夫之義，例不官舉。上八年嘗殺司馬司城來奔，以官舉見宋之亂，此亦宜止官舉，而詳錄華孫者，正以見華孫無惡。嘗月不嘗時，專以起宋亂，故不與信辭也。穀梁注：范泰亦以錄名以存善，惟其解稱官爲異。

## 夏曹伯來朝

##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何以不言來〔注〕據齊人來歸子叔姬〔疏〕

注據齊至叔姬○下十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是也

內辭也。脅我而歸

之。筍將而來也〔注〕筍者竹篋，一名編輿。齊魯以此名之曰筍。將送也。爲叔姬淫惡魯類，故

取其尸置編輿中傳送而來。脅魯令受之，故諱不言來。起其來有恥，不可言來也。不月者，不以恩

錄與子叔姬異〔疏〕

校勘記云：脅我，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我誤物。○注筍者至曰筍。○校勘記出以此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蜀大字本。此作北。漢制考同。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北。九經古義云：史記張陳

列傳：上使泄公持節問貫高。篋輿前服虔曰：篋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薰除也。韋昭音如類反。云：如今輿牀。人輿以行。郭璞三倉解詁云：篋，舉土器。音部典反。按服虔云：如今峻。峻，卽筍也。同物同音。小顏云：形如今之食輿。師古：唐人豈識漢時篋輿。諸說唯

服子慎與何邵公合。蓋自擊之與耳。食異也。今按釋文云。筍音峻。與服義合。又引韋昭音如類反。通志本無反字。是也。說文竹部。籩。竹與也。峻與筍籩古音通。段氏玉裁注云。公羊。史記。說文。輿皆去聲。亦作輿。作輿。又車部。輦。大車駕馬者也。段又云。按左氏傳。陳春楊。楊者土輿。漢五行志作輦。是楊乃輦之或字也。史記河渠。輦。山行卽橋。一作輦。夏本紀正作輦。漢書溝洫志作山行則橋。韋昭曰。楊。木器。如今輦。牀。人舉以行也。然則周禮輦之制。四方如車之輿。故曰輦。或作輦。或駕馬。或人舉。皆宜。用之。徒土。則謂之土輿。卽公羊之筍。左氏之籩與也。用之。昇人。則謂之橋。橋卽漢書輿輦而越嶺之輦字也。禮經軼軸。卽輦字之異者。注云。拱狀如長牀是也。然則筍狀如輦。但以竹爲之。或馬引。或人舉。未可知耳。通義云。筍未詳。舊云。取其戶。置編輿中。敖死已閱八月。豈得尸猶可致。此明事之不然。古者柳車上飾。以竹爲池。容得有筍名。卽左氏所謂飾棺置諸堂。阜者與。劉氏寶楠愈愚錄云。史記張耳傳。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籩輿前。韋昭曰。輿如今輿。牀。人昇以行。韋注。輿上當有籩字。說文云。籩。竹與也。是筍亦輿。牀。其制雖有竹木之異。而爲今之輦無疑也。从木。則爲權爲楊。从竹。則爲筍爲籩也。漢書嚴助傳。乘輦而踰領。服虔曰。輦音橋。梁。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輦。音旗。廟反。領。山領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是以輦過領耳。何云陵絕水平乎。如師古說。是輦爲輿。牀。卽今之肩輿也。按。楊卽輿。牀。今山行亦用之。其制如肩輿而稍短。故章以爲如今輿。牀也。權。橋音近。故本紀作權。權作橋。亦是段音之字。橋與輦同。南齊書薛淵傳。淵從駕乘輦。橋。先是。敕羌虜橋不得入仗。爲有司所奏。免官見原。虜橋卽輦。輦。此古稱之僅存者。今按。作楊。作橋。音義展轉相通。謂如今之肩輿。或竹。或木。或有帷。無帷。其制率相似。唯此傳。筍不得以肩輿目之。無論敖死已數月。卽甫死之尸。亦無載以肩輿之禮。當如史記注。服章郭三家之說。或如拱。牀若長。牀。人昇以行者。筍字从竹。當以竹爲之。或兼用木。非生人所用之具也。惠孔二家說。近是。俞氏懋曰。公孫敖之死。至此已閱八月。豈其尸猶可置之編輿中。何解非也。今按。筍者。以橫木縣其板。使人昇之也。其名蓋起於筍。虞之筍。攷工記梓人。爲筍。虞。鄭注。樂器所縣。橫曰筍。從曰虞。凡事理之相近者。名卽相通。橫木以縣鐘鼓。謂之筍。故橫木以縣棺。亦謂之筍。試比類以求之。牀前橫木謂之杠。說文木部。杠。牀前橫木也。而橫木以渡水。亦謂之杠。孟子離婁篇。十一月徒杠。

成是也。車前橫木謂之屬。宣十二年左傳服注。屬車前橫木也。而橫木舉鼎亦謂之屬。士冠禮設屬箒是也。皆其例矣。釋文。筍音峻。史記張陳列傳。上使泄公持節問貫高。復輿前服曰。復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羹除也。陸氏音筍爲峻。蓋本服氏之說。夫復輿不妨亦有筍名。然敖死已久。而猶得於復輿。尸傳致其尸。萬無是理。釋名釋樂器曰。筍。峻也。是筍處之筍亦可讀如峻矣。○注將送也。○爾雅釋言文。詩邶風燕燕云。遠于將之。箋云。將亦送也。○注爲叔至來也。○禮記曲禮云。在牀曰尸。尸。陳也。言形體在白虎通崩薨篇。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是也。按敖死已閱八月。誠如孔氏所說。豈得尸猶可致。蓋尸柩古通名。左傳隱元年云。贈死不及尸。杜云。尸未葬之通稱。蓋卽取敖柩置編輿中傳送而來也。魯魯令受。故諱不言來。通義云。本送柩于竟上。迫魯使受。非有使來。故不言來。猶言歸公孫敖之喪。若以禮歸之爲辭爾。是也。○注不月至姬異。○下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嘗月。此不月。故解之。正以棄歸之例無罪者。月。叔姬雖有罪。推闕之意。猶恩錄之。與無罪等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注〕是後楚人滅庸。宋人弑其君處白。齊人弑其君

商人。宣公弑子赤。莒弑其君庶其。〔疏〕

注是後至庶其。○舊疏云。楚人滅庸。卽下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也。宋人弑其君處白。見下十六年冬。齊人弑其君商人。見下十八年夏五月。

宣公弑子赤。十八年冬。子卒。傳云。子者執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莒弑其君庶其。在下十八年冬。漢書五行志云。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宋齊莒晉鄭八年之間。五君殺死。夷滅舒蓼。劉歆以爲四月二日。魯衛分。包氏慎言云。六月書辛丑朔。日有食之。據歷辛丑六月之二日。非朔也。同劉歆說也。

單伯至自齊。〔注〕大夫不致。此致者。喜患禍解也。不省去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疏〕

注大夫至解也。○舊疏云：正以內大夫出聘例書至故也。○注不省至至也。○舊疏云：正以昭十四年春，隱如至自晉，彼是被執而歸，省去氏，今單伯存氏，故解之。包氏慎言云：絕者，謂絕不使為大夫，諸侯不得專殺大夫，但得放棄之，賜玦不反也。故云：使若異單伯至，單伯淫而絕，則叔術之妻媿竊國，論其絕也必矣。公羊以其讓國之功，除其前之淫罪，蓋論人君與士大夫異科，君與國為體，有功於國，其餘小過則略之。故齊桓之姊妹不嫁，晉文之納懷嬴，春秋皆不之責焉，以其拯生民之功大也。叔術妻媿之罪宜絕，而其見幾能作，舉國授之夏父，免數世爭篡之禍，以隱桓之事衡之，則術之當幾立斷而不受辱，其智為不可及矣。故春秋即其絕于郊婁者，通其子孫於天下，功罪並見，言如叔術者，乃可免於誅，其子孫乃可不以先人為辱耳。聖人目觀時變，舉一叔術為鑑，非惡叔術也，以為如此而不免於誅，則誅之不勝誅矣。解詁箋云：命大夫，故不名，去單言伯，則不辭。通義云：莊元年之單伯未見錄卒，則此仍是一人，與桓十五年家父上距幽王之世家父作誦，年數亦略相等。古人多壽考，以詩證此，可無疑也。自後遂不錄卒者，蓋以道淫罪重故也。按家父之是否一人，亦未可定。計莊元年至此，八十三年，莊元年已能奉使逆王姬，亦須二十而冠後，則應一百餘矣。至此尙在，而能如齊，且道淫叔姬，此必無之理。其非一人可知。其書單伯至自齊，應仍是順諱文，使若單伯以他事如齊，今未歸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又齊戊申月之九日也。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注〕据甲寅齊人伐衛日伐也。〔疏〕

莊十年傳

云：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此人而言伐，故弟子據而為難。通義云：晉強而蔡無備，至日即入其國也。○注据甲至伐也。○莊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辰齊人伐衛是日伐也。

至之日也。〔注〕嫌至日



伐不至日入。故曰入也。主書與甲寅同義〔疏〕

通義云。不日則至日入意未顯。○注嫌至至入也。○正以若不書日在入蔡上。嫌至日伐不至日入也。○注主書至同義。○即

彼傳云。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注用兵之道。當先至竟。侵責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便以今日伐之。故曰。以其暴也。此與甲寅同義。蓋亦以卻缺。今日至。便以今日入。故警日。以起其暴也。校勘記出。故曰入也。云鄂本同。蓋誤。闕監。毛本作日。穀梁疏以伐入兩舉爲伐。而不及入日非。

秋。齊人侵我西鄙。〔疏〕

左傳本無秋字者。脫文也。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齊人上有秋字。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注〕不序不日者。順上諱文。使若扈之盟。都不可得而知。〔疏〕

注不序至而知。○上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賤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注文公爲諸侯所賤。薄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不日者。順諱爲善文也。然則此若序若日。則七年之諱見而恥著。故仍順上諱文。不日不序。作爲不可得知之辭也。通義云。諸侯不序者。爲前扈之盟故也。春秋有錄內而略外。無略內而錄外。公會猶不序。公不會而序。則便矣。不日者。明不序意。非以諸侯不信而略之。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其言來何〔注〕据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不言來〔疏〕注齊人至言來○見上 閱之也〔注〕閱傷其棄

絕來歸〔疏〕通義云故猶從大歸曰來歸之文但擊齊人為別異耳無罪痛之曰隱有罪痛之曰閱 此有罪何閱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

猶若其不欲服罪然〔注〕孔子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所以崇父子之親也

言齊人不以棄歸為文者令與敖同文相發明叔姬于文公為姊妹言父母者時文公母在明孝

子當申母恩也月者閱錄之從無罪例〔疏〕穀梁傳曰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欲其免也注凱曰書

免罪也以彼傳云其曰子叔姬貴之也故也○注孔子至親也○見論語子路篇白虎通五行云父為子隱何法法水逃金也鹽鐵論周秦篇云父母之於子雖有罪且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按今律有親屬相為容隱

條凡同居若大功以上親有罪相為容隱皆勿論亦此義也春秋決事云春秋之義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甲宜匿乙是也舊疏即言來以閱之是也○注言齊至發明○校勘記出令與云鄂本宋本闕本同監毛本令作今舊疏云若以棄歸為文即言子叔姬

來歸不言齊人即宣十六年邾伯姬來歸之文是今言齊人來歸故謂之同文也言相發明者言敖為齊所惡而來歸之今此亦為齊人所歸之故曰相發明耳按公孫敖言歸子叔姬言來歸而曰同文者齊來與否內錄辭其為齊人歸者同也知亦為齊人

所惡故相發明也○注叔姬至恩也○上四年始逆婦姜于齊知不得有女出適故以為文公姊妹下十六年夫人姜氏薨十七年葬我小君聖姜傳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是時文公母在也通義云子叔姬文公母妹而以父母言之者為內明義孝子當緣

父母意恩閔之也。爲人子者，通於春秋，則能以父母之心愛其昆弟姊妹，而友弟之道行乎天下矣。○注月者，至罪例。○舊疏云：正以棄歸之例，有罪者時宣十六年秋，鄆伯姬來歸，是也。無罪者，月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之屬，是也。通義云：凡來歸，無罪時，有罪月，子叔姬有罪矣，而猶若不欲其服罪者，春秋有以義治，有以恩治，恩不本義，私恩也，義不本恩，亦非公義也。雖有法度，不足以一天下，天下惟情出於一，故義者必因人之情，而爲之制。君臣以義合者也，然而曾子曰：孝子善事君子，思子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良以父子天性，猶不致其愛，朋友等夷，猶不得其睦，將於君乎何有？故春秋葬原仲無譏，而子叔姬之罪，不盡其辭焉。蓋於季子見朋友之至，於子叔姬見兄弟之至，按孔氏之論甚洽，惟以有罪月無罪日，與注反，不若仍從注義。鄆伯姬，杞叔姬，事皆無考，罪之有無，原無自知，然此經旣恩閔之，固宜從無罪例，則書月爲無罪也。蓋有罪時無罪月，卽以詳略分也。

##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郭者何。恢郭也。〔注〕恢，大也。郭，城外大郭。〔疏〕

注恢大也。○說文心部：恢，大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恢，大也。又引蒼頡篇：恢亦大也。楚辭守志云：配稷契兮。

恢，唐功注：恢，大也。亦作恢。廣雅釋詁云：恢，大也。是也。○注郭城外大郭。管子度地篇：城外爲之郭，釋名釋宮室：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意林引風俗通云：郭，大也。又華嚴經音義引風俗通云：郭之爲言廓。玉篇引白虎通云：郭之爲言廓也。大也。詩大雅皇矣：贈其式廓。釋文：本作郭。爾雅釋詁：廓，大也。沈氏彤周官祿田考云：王城郭之所占幾何？曰：匠人營國，方九里，爲井八十一，爲夫七百二十九。深周書作雒篇：城方千六百二十丈，按百八十丈爲一里，其丈數易里數正相符。郭之大者爲郭，作雒篇曰：郭方七十里，則爲井四千九百，爲夫四萬四千一百。其下云：南繫洛水，北因郟山，則郭大小蓋因地勢，異乎城之有定數也。由王之城遞推之，公城方七里，侯伯城方五里，子男城方三里，三公之都視諸男城亦如之，當爲井九，爲夫八十一，以差而下，卿之城當方一里。

旁各加五分里之二爲井三爲夫二十七強大夫之城當方一里爲井一爲夫九也祭仲之論都城云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蓋圻內外通行之郭所占皆無考以孟子國策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推之則郭之夫數當四倍于城強也

入郭書乎曰不書〔疏〕

舊疏云按諸舊本此傳之下悉皆無注有注云圍不言入入郭是也者衍字耳通義云傳言楚子勝乎皇門經但齊圍鄭是也若旁徵左傳則隱五年鄭伐宋入其郭襄元年

晉伐鄭入其郭經皆不書是也

入郭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注〕諱使若爲同姓見入郭故動懼我也動

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注〕齊侵魯魯實爲子叔姬故動懼失操云爾鄉者不

去幾亦入我郭故舉入郭以起魯恥且明兵之所鄉苟得其罪則莫敢不懼〔疏〕

通義云我數被齊兵聞其入曹郭恐

懼震動故書以見

文公微弱甚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其言弗及盟何〔注〕据序上會也連盟何者嫌据盟〔疏〕

注据序至据盟○舊疏云据序上會何得弗及盟乎是以問之嫌据盟者嫌直据盟

問之通義云据鄭伯言逃歸不盟按與彼不相比附無爲据之也

不見與盟也〔注〕與齊期盟爲叔姬故中見簡賤不見與盟侮辱

有恥。故諱使若行父會而去。齊侯不及得與盟。故言齊侯弗及。亦所以起齊侯不肯。〔疏〕

注與齊至與盟

○舊疏云。使若行父會齊侯于陽穀。訖。即棄之而去。齊侯不及盟。傳言不見與盟。必爲中見簡賤。受侮有恥。故經諱其辭也。○注亦所至不肯。○舊疏云。若直言不及盟。文體已具。足見不得盟矣。而更言齊侯不及何。欲道是時不肯盟者。是齊侯也。若直言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不及盟。不妨行父不及。無以見齊侯不肯矣。按左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問。是亦以齊侯不肯也。但不以爲爲子叔姬耳。通義云。齊侯不肯盟也。弗及者。言齊弗汲汲。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注〕視朔說在六年。不舉不朝廟者。禮。月終于廟。先受朝政。乃朝。明王教

尊也。朝廟禮也。故以不視朔爲重。常以朔者。始重也。〔疏〕

注視朔說在六年。○上六年注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

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是也。○注不舉至爲重。○校勘記出于廟先受朝政云。鄂本朝作朔。此誤。又出朝廟禮也。云。鄂本禮作私。此誤。因形相近也。閻監。毛本改作禮。又出故以不視朔云。鄂本作故。不以非是。上六年云。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此不舉不朝廟。故解之。視朔重於朝廟。舉以該輕也。明皆不舉也。○注常以至重也。○校勘記云。諸本同。誤倒。鄂本作重始。當據正。此本疏標起訖云。注常以至始也。則本作重始。舊疏云。言十二月之政令。所以不在年初一受之而已。必以月之朔日受之者。重月之始故也。

公曷爲四不視朔。〔注〕据無事也。〔疏〕

注据無事也。○正以此經上下俱無朝覲會盟征伐之事故也。

公有疾也。〔注〕以不

諱舉公。如有疾。公有疾。乃復舉公。是也。〔疏〕

左傳亦云。公四不視朔。疾也。○注以不至有疾。○校勘記出如有疾。云鄂本如作知。此誤。按穀梁傳。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

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則不視朔大惡也。春秋宜爲諱。今不諱舉公。故知有疾也。明猶可原也。○注公有至是也。○昭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是也。

何言乎公有疾不視

朔。〔注〕据有疾無惡也。〔疏〕

注据有至惡也。○舊疏云。即昭二十三年。傳云。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者。是。

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

〔注〕有疾無惡。不當書。又不言有疾者。欲起公自是無疾不視朔也。〔疏〕

舊疏云。即鄭氏云。魯至文公四不視朔。視朔之禮。已

後遂廢者。正取此書也。○注有疾至朔也。○通義云。自二月朔不視朔。凡歷四朔。至是書者。四月以前。本爲有疾。五月朔。疾已愈矣。故特言之。以起無疾不視朔之始。又引胡康侯曰。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穀梁注亦云。是後視朔之禮遂廢。故子貢欲去其羊。江氏永鄉黨圖考云。自文後。視朔之禮。亦非盡廢。或行或否。故至定哀時。有司猶不敢去其羊。但不行之日爲多。故子貢欲去之。襄二十九年。齊春王正月。公在楚。傳云。釋不朝于廟也。則此時公若在國。猶朝正。然

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注〕言無疾大惡。

不可言也。是後公不復視朔。政事委任公子遂。〔疏〕

注言無至言也。○通義云。內大惡不可言。故雖譏始。猶不顯言公始不視朔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犀丘。〔疏〕

左氏作鄆丘。穀梁作師丘。鄆。犀師。古音義通。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正本作蓄丘。故賈氏云。公羊曰蓄丘。穀梁曰師丘。

今左氏經作鄆字。經義雜記曰：釋文作犀丘。穀梁音義亦云：公羊作犀丘。則唐以來本不作蕃字矣。公羊疏唐以前人爲之所據。皆晉宋古書。故猶見正本。與賈景伯合也。水經注穎水篇：細水又東南逕宋縣。故城北。縣所謂鄆丘者也。秦伐魏。取鄆丘。謂是邑矣。杜云：鄆丘。齊地。大事表云：當在今泰安府東阿縣境。說文邑部：鄆。河南縣。前漢志同。續漢志曰：汝南郡。宋公國。周名鄆丘。漢改爲新鄆。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於此。段氏玉裁云：魏世家：安釐王十一年。秦拔我鄆丘。是其地。今安徽潁州府城八里有城。故新鄆城也。方輿紀要：新鄆城在潁州東八里。有土阜。屹然高大。謂之鄆城。按公子遂會齊侯之地。當从杜說。顧氏棟高本之。故公羊正本作蕃丘也。後人見左氏作鄆丘。因以汝南地當之。彼別一地也。穀梁作師者。漢書匈奴傳：黃金犀比。趙策作師比。蓋蕃犀。鄆師。無一定也。包氏慎言。

云。六月。嘗戊辰。月之六日。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疏〕包氏慎言云：八月。嘗辛未。月之十日。

毀泉臺。

泉臺者何。郎臺也。〔注〕莊公所築臺于郎。以郎譏臨民之漱澆。〔疏〕

注莊公至漱澆。○莊二十一年。築臺于郎。傳何以書。

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澆也。是也。注意以子郎譏臨民之漱澆。此曰泉臺。應是一地。

郎臺則曷爲謂之泉臺。未成爲郎臺。〔注〕未成時但

以地名之。〔疏〕

謂莊三十一年。稱築臺于郎也。

既成爲泉臺。〔注〕既成更以所置名之。〔疏〕

謂此名泉臺故也。

毀泉

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疏〕

通義云。各有譏義。故築毀兩書。自非兩譏。即見者不復見也。

先祖爲之。己

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注〕但當勿居。令自毀壞。不當故毀。暴揚先祖之惡也。築毀譏同。

知例皆時。〔疏〕

穀梁傳曰。自古爲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注但當至惡也。○後漢書楊終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以其無妨害於民也。不若何氏義切。○注築毀至皆時。○

舊疏云。知例皆時者。正以此經文承月下。恐蒙月。故如此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疏〕

水經注江水篇。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江州縣故巴子之都也。春秋桓九年。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鄆爲好。是也。杜云。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大事表云。今湖廣鄖陽府竹

山縣東四十里有上庸故城。爲庸國地。當四川陝西湖廣三省之交界。說文邑部。庸。南夷國。段注。牧誓有庸。蜀。二志。漢中郡皆有上庸縣。今湖北鄖陽府竹山縣東四十里有故上庸城。尙書庸地。在漢水之南。南至江。尙遠。僞孔傳云。在江南非也。按僖二年傳。

曷爲使虞首惡。注。據楚人巴人滅庸。不使巴首惡。然則此楚秦之滅庸。蓋巴人道之。與虞同矣。此無傳。何氏當別有所見也。左傳亦不見巴首惡事。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處白。〔疏〕

左氏穀梁作杵白。史記宋世家亦作杵白。公羊此及僖十二年。陳侯名亦作處白。杵。正字。處。假借也。

弑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疏〕

稱名氏者。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桓二年。宋華督弑其君與夷之屬是也。不稱名氏者。此及下十八年。齊人弑其



看商人之屬是也。

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注〕賤者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疏〕

注賤者至稱人

○繁露順命云。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又云。其卑至賤。冥冥其無下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宋人弑其君杵臼。杵臼者。宋昭公弑昭公者。乃其君祖母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古乘與甸通。周禮稱人。掌三乘之政。帥甸猶帥乘。是時昭公田孟諸。故襄夫人使稱人帥乘。攻而殺之。乃下士。謂之賤。可以君祖母之尊。又王姬之貴。號令於其國。國人莫敢不從。謂之賤不可也。自古婦人不與國政。婦人而與國政。未有不亡國敗家者也。宋平公殺其子。可直斥宋公。襄夫人殺其孫。不可直斥君祖母。則名不正。言不順。辭窮。故稱人以賤之。以君祖母王姬之尊且貴。而與賤者同辭。此春秋之特筆。後世君母臨朝。擅廢置其君者。當以春秋為鑒焉。按窮者極也。大夫弑君。其賤極於降稱人。人者士之正稱。若闞弑吳子餘祭。盜殺蔡侯申。則又不在大夫士之科矣。繁露又云。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謂之關盜而已是也。

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注〕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

所以別死刑有輕重也。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無營上犯軍法者。斬要。殺人者。刎脰。故

重者錄。輕者略也。不日者。內娶。略賤之。〔疏〕

閩監。毛本於此下有注云。賤者窮諸人者。言士先自稱人。今弑君亦稱人。故曰窮諸人矣。云賤者窮諸盜者。言士之賤名不過于盜故也。

共四十二字。在降大夫使稱人之上。鄂本注無之。係疏文誤入。十行本繫此四十二字於上。毀泉臺傳疏故如此解下。亦誤。詩小雅巧言云。君子信盜。箋云。盜謂小人也。春秋傳曰。賤者窮諸盜。正義傳言窮者盡也。弑君則盡於稱人。殺大夫則盡於稱盜。言盡此以下。更無稱也。○注降大至重也。○注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則降同士稱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則降同士稱盜也。以大夫已降稱人。故士降稱盜也。○注無尊至刎脰。○校勘記出刎脰。云鄂本同。閩監。毛本。脰改頭。按釋文作頭。云如字。本又作脰。音

豆九經古義云無尊上漢律所云罔上不道也非聖人漢律所云非聖無法也不孝者商書曰刑三百罪莫大於不孝見呂覽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風俗通曰賊之大者有惡逆焉決斷不違時見赦不免又有不孝之罪並編十惡之條斬首梟之者梟當作梟玉篇云賈侍中說梟謂斷首倒懸也野王謂縣首於木竿頭以肆大梟秦刑也云無營上犯軍法者陳羣新律序云廡律有乏軍之典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胡建案軍法曰正法屬將軍將軍有罪以問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云殺人刎頭者高祖約法三章所謂殺人者刑焉何氏所據皆本漢律漢律已亡舉其大略如此耳公羊問答問此何代之法也曰說文梟不孝鳥也故日至捕梟磔之从梟頭在木上梟首義取此左傳叔孫昭子殺豎牛投其首於寧風棘上梟首濫觴於此後世如漢王入關梟故塞王欣頭於櫟陽市是也五行志曰趙人新垣平以望氣得幸於上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夏四月郊見上帝歲餘懼誅謀爲逆發覺要斬夷三族高祖本紀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博雅刎斷也一切經音義自刎注引公羊傳云公遂刎脰而死何休曰刎割也何氏所據皆戰國以來秦漢之法非先王之舊制也解詁箋曰傳有誅絕之例易有焚如之象周官有辜之制此所謂死刑有輕重也梟首斬要秦法耳按易離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說文引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又云去不順忽出也或从忝倒古文孚卽易突字考忝正梟首之象與不孝者斬梟合漢書匈奴傳云王莽作焚如之刑則又依周禮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而作此刑者也○注故重至略也○舊疏云謂大夫弑君罪重故稱名氏貴之深若大夫相殺罪輕于犯君故降稱盜者義之輕重然也義或然也○注不日至賤之○通義云不日者從失德之君不日卒例也按內娶亦失德之一也義與上七年王臣卒同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疏〕

通義云討弑君不月者無功不得從義兵錄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聖姜

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齊癸亥月之五日聖姜二傳作暨姜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齊癸未月之二十六日

諸侯會于扈〔疏〕

通義云復不序者爲前扈盟公失序故終文之篇不序按穀梁傳范云言諸侯者義與上十五年同

秋公至自穀〔疏〕

通義云穀內地前所取諸齊者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按此後齊未來伐明得意也

冬公子遂如齊〔疏〕

校勘記出公子遂如齊云唐石經鄂本上有冬字此脫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齊丁丑月之二十四日穀梁傳云臺下非正也

秦伯罃卒〔注〕秦穆公也至此卒者因其賢〔疏〕

通義本作嬰音義嬰舊同左氏經作罃茲從昭公五年注校改○注秦穆至其賢○舊疏云正以秦是戎狄春秋外之往

前以來未錄其卒今乃始齊故以賢解之而左氏爲康公者與此別穀梁無解通義云秦康公也至是卒猶不葬者春秋伯子男爲一故從小國例也賢穆公未見卒者及康公之世始有恩禮子內得恩錄之按如傳義則使遂來聘之秦伯仍是穆公孔氏據

左氏改公羊。可以不必解詁箋云。秦穆公子康公也。至此卒者。因穆公之賢。且此接內也。考左氏及太史公紀表書。皆以穆公卒於魯文公六年。春秋終穆公世。未嘗接魯文九年歸。穆十二年使。遂來聘。皆康公也。傳以爲賢。穆公能變道。其先言之。猶吳子使札踊賢。季子皆從。接內見也。穆公之卒。反不得如滕侯卒之例。先書於經者。詩刺穆公以人從死。未能盡變其俗。不可爲典。且嫌於僅以康公接內錄。能變之賢。反不著也。何君失經傳矣。按劉說非是。賢穆公能變。何爲賢於康公之世。不得援善善及子孫爲說。吳札自以賢札上推吳子。所謂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與此亦不相比附。滕侯以先朝新王得褒。亦不得引以爲例。秦俗用人殉葬。延及始皇。猶未變革。何知康公能變其俗。況康公如賢。自宜不從亂命。乃以康公之失。近削穆公之卒。殊失經旨。要之說公羊止。可以公羊爲主。公羊既以善變美秦伯。則以十二年之秦伯。仍穆公明甚。不必牽合左氏史記爲調人也。

###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注〕。商人弑君賊。復見者。與大夫異。齊人已君事之。殺之。

宜當坐弑君〔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戊戌。月之十六日。通義云。謹案左傳。弑之者。公僕邴歃。與其驂乘閻職。是賤者稱人例也。商人篡不去日。處曰去日者。商人罪已前見。宋昭無道。未有見也。又墓明當葬。知不葬懿公者。

亦從不討賊例。按孔說是也。何云。齊人以君事之。當坐弑君。故亦責臣子以不討賊也。○注商人至弑君。○校勘記云。齊人已君事之。殺之。且當坐弑君。閻監。毛木。同鄂本。且作宜。當據正。疏已作以。且亦作宜。古已以通。宣六年。晉趙盾衛孫免帥師侵陳。傳趙盾弑君賊。此其復見何。注。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弑其君。後不復見。今此商人。於上十四年弑其君舍。今而復見。故解之。正以春秋之義。弑君之賊。皆不復見。以宜在誅絕之科。商人自立爲君。齊之臣民。已君事之。君臣名分已定。故今宜坐弑君之罪。與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殊也。且又見商人弑君。舉國不討。齊以責臣子也。莊二十二年。肆大省。注。不與念母。而譏忌省者。本不事母。則已不當忌省。猶爲商人責不討賊。意亦謂商人弑君。臣子宜討。既覲然事之。則宜成其爲君。今而弑之。當坐弑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疏〕包氏慎言云。六月嘗癸酉月之二十二日。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注〕不舉重者譏魯猥使二大夫出虛國家廢政事重錄內也。

〔疏〕

注不舉至內也。○毛本二誤五。舊疏云。齊事舉重春秋之常。今而悉舉。故解之。穀梁傳曰。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儉而相為介。故列而數之也者。亦是古舉重之義也。又云。外大夫未有並見者。於內唯有此經。及定六年季孫斯仲

孫何忌如晉之文。故知正是重錄內也。正以出聘宜卿為使。大夫為介。今二卿並出。虛國家。廢政事。以卿位大貴重。政事是出故也。通義云。遂謀弑赤而請于齊。赤母本齊大夫女。非正君甥。故未見拒也。使舉上客而不舉介。獨此列數之者。著得臣之黨于遂。而與聞乎弑也。與後不日卒相起。其罪乃顯。義各然也。解詁箋云。不舉重者。著得臣之與聞乎弑也。子赤齊出也。故為宣公如齊許賂。非子赤使之也。子赤弑而季孫行父如齊。謀定宣公也。遂主謀。故于卒也。去公子得臣與聞。故于卒也。去日以明首從。分別輕重也。行父不與聞。故從日卒正文。按行父不討賊。復如齊定宣公。不得謂無罪。春秋蓋以行父雖卿。非當國之臣。政在公子遂。或量力不責之與。

冬十月子卒。

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疏〕

通義云。既葬不名。

何以不日〔注〕据子般卒日〔疏〕

注据子般卒日。○卽莊三十二

年。書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是也。隱之也。〔疏〕繁露楚莊王篇。子赤殺未子般卒是也。弗忍言日。痛其禍也。

何隱爾弑也〔疏〕

釋文弑作殺。音試。下及注同。今本亦誤作弑。

弑則

何以不日〔注〕据子般卒日〔疏〕

注据子般卒日〇以子般亦被弑而日故据以難

不忍言也〔注〕所聞世臣子恩

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疏〕

注所聞至般異〇舊疏云正以子般為所傳聞之世故也莊三十二年注殺不去日見隱者降子赤也繁露楚莊王云子般殺而齊乙未

殺其恩也與此注文相足隱元年注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於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於所傳聞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是所聞世恩深於所傳聞世故子般忍言其日而子赤不忍也通義云世近則恩益隆故隱之益深繁露又云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是也穀梁傳云子卒不日故也穀梁不傳三世之義故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注〕歸者大歸也夫死子殺賊人立無所歸留故去也有去道書者重絕不

復反〔疏〕

注歸者大歸也〇左傳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詩邶風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箋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嬌於是大歸其事與哀姜大同亦夫死子弑賊人立時州吁未討也以歸寧有時而反此即歸不復來故謂之大

歸莊二十七年傳大歸曰來歸是也彼為內女設例故有來也〇注夫死至去也〇鄂本殺作弑紹熙本同當據正史記魯世家云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生子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子伋伋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伋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左傳亦云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穀梁傳夫人姜氏歸于齊惡宣公也注姜氏子赤之母其子被殺故大歸也又曰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注引秦

曰直嘗姜氏之歸則宣公罪惡不貶而自見此注云賊人立無所歸留明宣公不能事也○注有去至復反○舊疏云正以常事不書故也按莊二十七年大歸注大歸者廢棄來歸也哀姜不在七棄之科然夫死從子子弑賊立義無可從故有去道也書者重其事也御覽引春秋決事云甲夫乙將船會海盛風船沒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法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爲人妻當弃市議曰臣愚以爲春秋之義言夫人歸于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爲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之心非私爲人妻也明於決事皆無罪不當坐按董生特以夫人姜氏何以如齊以例夫死無子者可以更嫁非謂夫人姜氏更嫁也婦人無專制故今律凡婚娶有違者皆罪坐主昏也解詁箋云不日者無與別有罪無罪

### 季孫行父如齊〔疏〕

春秋說云子卒季孫行父如齊明弑子赤者非獨襄仲行父亦與聞焉襄仲欲立宣公叔仲不可得弑宣公焉得立及襄仲死宣公薨行父有憾於歸父乃以殺適立庶歸罪襄仲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則行父當時既知其情兼與其事明矣按惠說是也蓋此亦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者與

### 莒弑其君庶其

稱國以弑何〔注〕据莒人弑其君密州〔疏〕

注据莒至密州○即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是也

稱國以弑者衆弑

君之辭〔注〕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疏〕

注一人至絕也。○左傳載釋例引劉賈許穎以爲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弑君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弑。按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故失衆當絕惡及國朝不知何指。若以爲惡及卿大夫則稱國以見君罪非春秋尊尊之旨也。穀梁傳注傳例曰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是也。疏引舊解稱國者謂惡及國人并惡及卿大夫稱人者謂失心於民庶也。乃涉於賈逵之說。○注例皆至之也。○通義云所當蒙上月其不日者從小國始見卒例舊疏云謂失衆而稱國以弑者皆書時以略之。卽定三十年冬薛弑其君比之屬是也。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弑其君僚者亦是稱國而書月者。彼非失衆是以何氏云不書闔閭弑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弑讓國闔閭欲共享之故爲沒其罪也。月者非失衆見弑故不略之者是也。按何義甚明不必如孔說。



# 公羊義疏四十四

宣元年  
盡二年

##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宣公第六〔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宣公第七卷六。左傳釋文。宣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之母敬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魯世家。文公長妃齊女哀姜。生子

惡及視。次妃敬嬴。生子倭。倭私事襄仲。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倭。是爲宣公。徐廣曰。倭一作倭。何氏以宣公爲僖公妾子。公羊敬嬴作頃熊。則楚女矣。與史記左傳並殊。按新序七云。魯宣公者。文公之弟也。劉向習穀梁。則穀梁亦以宣公爲僖公子矣。禮記檀弓云。遇懿伯之忌。敬叔不入。下云。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鄭注。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考懿伯爲孟獻子之子。獻子爲桓公子慶父之曾孫。自桓公至懿伯六世。桓公生莊公。莊公生僖公。僖娶頃熊。生宣公。及叔肸。肸生嬰齊。嬰齊生叔老。老生弓。是爲敬子。敬子卽敬叔。自桓公至敬叔七世。懿伯正爲其叔父。是宣公爲僖公子明矣。倭倭委古音同。作接者。恐是譌字。孔疏引世家云。宣公名倭。或作接。今史記作倭。孔氏所見。或卽徐廣所見本。無作接說。

##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繼弑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其意也。〔注〕桓公篡成君。宣公篡未踰年君。嫌其

義異。故復發傳。〔疏〕

經義述聞云。其意上當有如字。桓元年傳。繼弑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如其意也。何注曰。弑君欲卽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是也。若無如字。則文意不明。蓋寫者脫去耳。唐石經已然。按王說

是也。注明云故復發傳。明與彼傳同也。穀梁傳繼故而言即位。與闕乎故也。亦是重發傳。○注桓公至發傳。○禮喪服。臣爲君斬衰三年。爲踰年君無服。故嫌篡成君與篡未踰年君異。然雖未踰年。君位已定。臣子之分。義無所逃。故罪之如一也。故閔繼子般不書即位。是其正也。通義云。桓宣之罪相等。而春秋不言宣無王者。既於桓示法。則從同可知。故得以所聞之世殺其辭也。義或然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注〕譏喪娶。復書不親迎者。嫌觸諱。不成其文也。有母言如者。緣內諱。無貶

公文〔疏〕

通義云。娶聖姜之黨。知不譏者。禮妾子爲君母之黨。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此於服術本徒從也。聖姜既薨。故不以娶功。總外屬譏矣。○注譏喪至文也。○舊疏云。何氏以爲人君喪娶。宜有貶刺之文。若其吉

逆使卿者。宜書譏之。見不親迎而已。卽叔孫僑如之徒是也。今公子遂爲君喪娶。宜去公子以見譏。而存公子。復作不親迎之經。書之者。正以公子遂本弑君之賊。若去公子。卽嫌爲觸弑君大惡之故。諱去公子。卽似隱四年十年公子翬之類。是以不得成其貶文。若然。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亦譏喪娶之經。而不去公子者。彼是喪未畢。納幣爲失禮。猶淺。此乃初喪逆女。固當合貶。卽下八年注云。元年逆女。嫌爲喪娶貶也者。義亦通於此。按此如隱二年。書紀履繻來逆女。同。故止是譏不親迎爾。文公逆女。在四年。二年冬。始納幣。猶以其圖婚在三年內。譏之。此則三月已逆女。上尙有納采諸禮在前。喪娶已明。又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不必再去公子。又恐觸諱。仍不見其貶喪娶文也。○注有母至公文。○舊疏云。下八年。夫人熊氏薨。又云。葬我小君頃熊。傳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是其有母也。舊疏云。母不命使者。婦人之命。不通四方。何得言如。作內使之文者。正以緣內無貶公之文。故也。何者。若其去如。則嫌宣公喪娶爲絕賤。不成爲諸侯然也。正緣此事。不得去如也。若然。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不言如。所以不嫌莊公不能貯蓄。絕而賤之者。彼告糴之事。可以通臧孫之私行。此大夫不外娶。無通私行之義。故如是。按紀履繻來逆女。紀伯有母。不稱母。通便文。故但書履繻來逆女而已。此與內大夫出聘。文同言如。皆是君使之文。若絕去如。則當書公子遂逆女于

齊。嫌爲貶公喪娶矣。故仍作常辭言如也。穀梁傳注。不讓喪娶者。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桓三年傳。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皆用公羊家義。左傳注亦云。不讓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是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注〕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疏〕

左傳以爲尊夫人。齊氏召南考證云。逆女既書公子遂。此文蒙上。自應單稱其名。公羊謂一事而再見是也。按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下云。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與此同。穀梁以爲遂之挈由上致之。成十四年。僑如同。皆非公羊義。夫

人何以不稱姜氏。〔注〕據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也。經有姜。不但問不稱氏者。嫌據

夫人氏。欲使去姜。〔疏〕注據僑至齊也。○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是也。○注經有至去姜。以傳若但云夫人。何以不稱氏。嫌據僖元年。經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爲難也。貶。曷爲

貶。〔注〕據俱至也。譏喪娶也。〔疏〕穀梁傳曰。其不言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

〔注〕據師還也。〔疏〕注據師還也。○見莊八年。彼傳云。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曷爲病之。非師之罪也。彼公滅同姓。非師之罪。故歸善於師。歸惡於公。此公喪娶。是公之罪。非夫人而貶夫人。與彼義

違。故據爲難。內無貶于公之道也。〔注〕明下無貶上之義。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

夫人〔注〕据俱有諱義〔疏〕

注据俱有諱義○舊疏云春秋之道多爲內諱何故此經不爲夫人諱而貶之乎

夫人與公一體也〔注〕

恥辱與公共之夫人貶則公惡明矣去氏比於去姜差輕可言故不諱貶夫人〔疏〕

禮喪服傳云夫妻一體也又云

夫妻胖合也集韻胖合其半以成夫婦是也白虎通嫁娶篇婦人學事舅姑不學事夫者示婦與夫一體也○注恥辱至明矣○舊疏云正以夫人與公共諱知榮辱同矣通義云服子慎曰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汝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按穀梁注夫人不能以禮自固故與有貶蓋本之服義○注云氏至夫人○校勘記出比於去姜差輕云閩監毛本同鄂本輕下疊輕字舊疏云去姜即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是也然此不諱者以其輕而僖元年去姜則重矣亦不諱者何氏云因正王法所加臣子不得以夫人禮治其喪也是也按哀姜罪重春秋以王法正之故魯臣子不得申其私恩待以夫人禮貶去其氏以示絕故雖重亦不諱也與此不諱有輕重之殊其稱婦何

〔注〕据桓公夫人至不稱婦〔疏〕

注据桓至稱婦○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不稱婦是也

有姑之辭也〔注〕有姑當以婦

禮至無姑當以夫人禮至故分別言之言以者見行遂意也見繼重在遂因遠別也月者公不親

迎危錄之例也〔疏〕

詩衛風氓云三歲爲婦傳有舅姑曰婦正義公羊稱婦有姑之辭傳以國君無父故云有姑其實婦亦對舅故士昏禮云贊見婦于舅姑是也穀梁傳其曰婦緣姑言之辭也舊疏云隱二年傳

云在塗稱婦與此違者兼二義也言在途見夫而服從夫故謂之婦至國對姑而服從姑是亦謂之婦矣○注有姑至言之○有姑當以婦禮至文四年逆婦姜于齊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及此經是也無姑當以夫人禮至者桓三年夫人姜

氏至自齊。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是也。婦姜亦上加夫人者。舊疏云：臣下錄之是也。以婦禮至者，昏禮記士禮有質明贊見，婦子舅姑，又贊醴婦，又婦盥饋，又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是也。未知諸侯夫人其禮若何，以夫人禮至者，則莊二十四年注云：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曰：大夫宗婦皆見是也。○注言以至別也。○校勘記出見繼重在遂，云闕監、毛本同。按：繼當讀爲繫。解云：故言見繫重在遂。桓十四年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已從人曰行，此言以故爲行遂意也。舊疏云：遂以夫人者，欲見夫人是時進止由遂，故言見繫重在遂也。因遠別者，舊疏云：若不言以直云遂，夫人則嫌怪，夫人男女無別，故云因遠別也。○注月者至例也。○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是親迎，書時也。不親迎，危錄之。書月者，此及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之屬是也。

## 夏季孫行父如齊。

##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注〕是是衛。〔疏〕

經傳釋詞曰：云爾，語已詞也。隱元年穀梁傳：猶曰取之其母懷中而殺之云爾。論語述而篇：不知老

之將至云爾。無去是，蓋猶言無卽往是衛焉爾。

然則何言爾。近正也。〔疏〕

通義云：比于專殺，猶似近正。按：謂近乎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正。

此其爲近正

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注〕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爲摘巢毀卵，則鳳皇不翔。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刑之則恐誤刑賢者，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故有罪放之而已。所

以尊賢者之類也。三年者，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繫用徽墨，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是也。自

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疏〕

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傳曰：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詩鄭風羔裘箋云：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于郊，得玦乃去。白虎通諫諍篇引援神契曰：三諫待

放復三年，盡愴愴也。所以言放者，臣爲君諱，若言有罪放之也。所諫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者，冀君用其言耳。事已行，災咎將至，無爲留之。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臣待放于郊，君不絕其祿者，示不欲其去也。道不合耳，以其祿參分之二與之，一留與其妻長子，使得祭其宗廟，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恥也。王度記曰：反之以玦，其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分土無分民也。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曲禮疏引王度記亦云：大夫俟放于郊，三年得環則還，得玦乃去。若然，曲禮說大夫士去國之三月而復服。注：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遂去矣。與此不同者，蓋得玦之後，從郊至竟，三月之內，行素衣素裳諸禮也。又喪服齊衰三月章，有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是皆三年待放于郊，未仕他國。長子在國，主其祀，故未去也。按喪服齊衰三月章，言爲舊君者有三：一曰爲舊君君之母妻。傳曰：仕焉而已者也。注：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故兼服君之母妻。雷次宗所謂恩紀內結，實異餘人是也。二曰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在外待放已去者。三曰舊君。注：大夫待放未去者。又云：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尙有列於朝，出入尙有詔於國。按後二條，一是大夫自爲舊君服，一是大夫之妻長子爲舊君服，皆以禮待放君不絕其祿位，不分已去未去言也。江氏筠云：去與未去皆服，故經但言舊君，而不言大夫之在外與在國。蓋皆恩義未絕。通典引石渠禮論：戴聖謂大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絕其祿位，使其嫡子奉其宗廟，是也。若有罪見逐，收其宗廟，其妻長子亦不得留在本國矣。孟子離婁篇：述爲舊君反服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旣云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旣云導之出疆，是指已去國者，其實待放未去，而值君薨，與已去而值君薨者，皆服齊衰三月也。○注古者

至大夫○曲禮上篇文注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是也彼疏引異義禮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謹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事從周禮說鄭駁之曰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白虎通五刑篇刑不上大夫何尊大夫禮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於士故禮爲有知制刑爲無知設也庶人雖有千金之幣不得服刑不上大夫者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笞之刑也○注蓋以至類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既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某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淮南本經訓刳胎殺天麒麟不游覆巢毀卵鳳皇不翔校勘記出鳳凰云鄂本鳳作皇此加几者俗字○注三年至敢去○校勘記出微墨云鄂本闕本同監毛本墨改纒疏並同此坎卦上六爻詞也舊疏引鄭氏注云繫拘也爻辰在巳巳爲蚩蚩之蟠屈如微纒也三五互體良又與震同體良爲門闕於木爲多節震之所爲有叢拘之類門闕之內有叢木多節之木是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也外朝者所以詢事之處也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罷民邪惡之民也上六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約微墨實于叢棘而後公卿以下議之其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能復者上罪三年而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不得者不自思以得正道終不自改而出圜土者殺故囚是也然則繫于微纒以待讞罪有三年二年一年之殊已恐陷於三歲不得故待至三年乃去也白虎通諫諍云所以必三年者臣下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復君恩今已所言不合於禮義君欲罪之可得也義亦通

君放之非也〔注〕曰無去是非也大

夫待放正也〔注〕聽君不去衛正也〔疏〕舊疏云此二句皆是今事非古法按莊二十四年曹驪出奔陳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三諫不從

復任其放故曰非也大夫待放則上注之自嫌有罪當誅故曰正也○注聽君至正也○校勘記云闕監毛本同按衛蓋是字誤或當作爲按注就本經釋之作衛亦可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二年

不呼其門〔注〕重奪孝子之恩也。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故

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

不可奪親也。〔疏〕

白虎通喪服云：臣下有大喪，不呼其門者，使得終其孝道，成其大禮，說苑修文篇：古者有親喪者，不呼其門，鹽鐵論未通篇：古有大喪者，居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

其惟親喪乎。後漢書陳忠傳：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之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又云：周室凌遲，禮制衰廢，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是以蓼莪爲從軍之詩，故大戴禮小辯注亦云：困于兵革之詩也。蓋三家詩語，又荀爽傳對策曰：昔翟方進以身備宰相，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繁露竹林云：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禮記喪服四制云：門內之制，恩掩義，以門內之治，尙恩，行私恩，不得行公義，故三年不呼其門也。○注重奪至恩也。○通典引白虎通云：有喪不朝，吉凶不相干，不奪孝子之恩也。然則臣有大喪，不與公役者，有二：一以重奪孝子之恩，一以吉凶不相干故也。故白虎通喪服又云：凶服不敢入公門者，明尊朝廷，吉凶不相干，故周官曰：凶服不入公門，是也。○注禮父至從政。○禮記王制文：按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期不使者，彼注云：臣有喪昏，當致事而歸，然則期之後，容有使役者，蓋國有大事，期後役使，自是一時權禮，若其常，則三年不從政也。又雜記云：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總之喪，既殯而從政，與此殊者，注云：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從政，從爲政者，教令謂給繇役，正義：此庶人，依士禮，卒哭與既葬同三月，故王制省文，總云三月也。若大夫士父母之喪，三年不



從政。正禮也。卒哭金革之事無避。是權禮也。舊疏云。此政謂稅矣。王制云。從政。自讀如征稅之征。故彼記上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云云。下云。將徒於諸侯。三月不從政。云云。卽周禮旅師所云。新阡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謂復除不給餼役也。故鄭注周禮引王制解之。此引以證臣有大喪。君不呼門。自謂大夫士以上。政當解如政事之政。從爲政事。與論語可使從政也。與之從政同。當是斷章取義也。○注故孔至親也。○舊疏云。曾子問文引鄭注。致事者。還其職位於君。是也。校勘記出周人卒哭而致事。云。今本曾子問無此文。此與岳到九經三傳沿革例引與國本合。段玉裁說。按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鄭注云。周卒哭而致事。閻監。毛本。周誤則。禮記校勘記云。殷人既葬而致事。閻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同。宋監本下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七字。考文引足利本同。段玉裁云。公羊宣元年注。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一句。疏統謂曾子問文。岳氏云。與國本禮記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一句。大書爲經文。按此同公羊注疏。而與本疏不合。又出周卒哭而致事。云。惠棟校宋本作周。岳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此本周誤則。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鐙校云。按皇氏疏。則周人卒哭致事是。鄭君從夏殷推而知之。當是注文。而孔氏云。孔子既前答周人卒哭而致事。則又似屬經文。而誤入注耳。按皇氏疏云。夏后氏尙質。孝子喪親恍惚。君事不敢久留。故既殯致事。還君殷人漸文。思親彌深。故既葬畢始致事。還君周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而致事。知周卒哭致事者。以喪之大事有三。殯也。葬也。卒哭也。夏既殯。殷既葬。周代漸遠。以此推之。故知周卒哭也。則皇氏所據鄭注。與孔氏不同。但鄭氏解致事在殷人句下。明鄭氏所據本無周人卒哭而致事語。故於注末申之云。周卒哭而致事也。若元有此語。誤入注中。則致事注當在周人下。或在夏后句下。方合。公羊疏所見之曾子問本。與與國本合。不必比而同之也。卒哭者。禮記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鄭注禮既夕云。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者。鄭注。二者。恕也。孝也。已既思親。推己及人。亦不奪其親。是恕也。孝子思親。若不致事。則是忘親。故今致事。是不自奪其思親之心。是孝也。禮記服問曰。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傳



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注無免經經重也稅猶免也。有免齊衰謂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奪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然則杖齊衰以上雖入公門衰亦不脫故引舊記以明之言君子以已恕人不可奪人喪使之免經而已亦不可自奪其喪所以已有重喪猶經以見君申已喪禮也。惟其如此故臣下在喪不入公門君亦不奪其情以免吉凶相干曲禮云凶服不入公門故也。

已練可以弁冕〔注〕此說時衰正失非

謂禮當然弁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夏曰收殷曰罍周曰弁加旒曰冕主所以

入宗廟〔疏〕

禮記檀弓曰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注既練或時為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又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是則期內不使故已練可使也而曾子問云卒哭服金革之事無辟者彼記又云昔者魯公伯禽

有為為之也是非其正也通義云此權時之宜喪大記曰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七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按鄭彼記注亦云權禮也何氏云此說時衰政失非謂禮所當然者謂不獨金革服金革之事失禮即既練而弁冕即事亦非正上注引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是其正也鄭注喪大記又云弁經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蓋弁經者弔服帶者要經自謂喪服明弔服加重也注正失鄂本正作政當從之○注弁禮至文冠○白虎通緇冕云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名也弁之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戰伐田獵皆服之爵弁者周人宗廟士之冠也郊特牲曰周弁十冠經曰周弁殷殷夏收爵何以知指謂其色又乍言爵弁乍但言弁周之冠色所以爵何為周尚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何以本制冠者法天天色元者不失其實故周加赤禮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鞞注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李如圭云古者以鳥獸之皮冒而句領皮弁象之聶氏引舊圖云以鹿皮淺毛者為之高尺二寸禮又云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鞅鞅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緇其布三十升賈疏云凡冕以末為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衣之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為爵色為異皮弁用之於田獵

戰伐爵弁用之於祭。故曰皮弁武冠。爵弁文冠也。以皮弁爲武冠。蓋今文家說。成二年傳。衣服與頃公相似。何注禮。皮弁以征。彼疏云。卽昭二十五年注。皮弁以征不義。是也。引韓詩傳。亦有是語。御覽引三禮圖。皮弁春八月。習大射。冠之行。事是。今文詩春秋家皆然。惟周禮司服云。兵事章弁服。卽成十六年左傳之韎韍之附注是也。按字林云。韍。柔皮也。皮韋同類。故同有皮弁之稱。惟皮弁白色。韍弁韎色。爾或古只是皮弁。周文有皮弁韋弁之別與。○注夏曰。至宗廟。○士冠記云。周弁。殷夏收。當作尋。釋文作尋。是也。毛本同。獨斷云。冕。周曰爵弁。殷曰尋。夏曰收。皆以三十升漆布爲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色。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皆有收。以持筭。古皆以布。中古以絲。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僉。冕冠垂旒。周禮。天子冕前後垂延。朱綠藻有十二旒。公侯大夫各有差別。三公九諸侯。卿大夫七。組纓各如其綬之色。郊天地。祠宗廟。祀明堂。則冠之禮記。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尋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正以冕卽弁。唯大夫以上得有冕。士以下只弁耳。彼注云。皇冕屬焉。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元。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爲之。是則收尋弁正爲入祀宗廟之冠矣。故禮記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皆謂爵弁也。士冠禮注。爵弁者。冕之次也。賈疏。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也。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注。延冕之覆在上。任氏大椿弁服釋例云。爵弁旣以弁名。則其狀當似弁。不特弁下無旒。及前後延平。異于冕也。考釋名。弁。如兩手相合時也。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爲之。謂之皮弁。以韎韍爲之。謂之韋弁也。然則此三弁皆作合手狀矣。其延下當上銳下圓。又考後漢輿服志。冕制皆前圓後方。則與下圓上銳者異。疑爵弁與冕雖同有上延。而爵弁延下則爲合手之形。與冕狀別。然則夏殷實用尋收以祭。周弁制如尋收。別加旒爲冕。以爲祭服耳。弁非天子之祭服也。吳氏廷華儀禮疑義亦云。據說文。弁本作兕。象形。或作弁。又釋名。弁。如兩手相合也。爵弁與冕制異。與皮弁制同。胡氏培輩儀禮正義云。賈氏之說。蓋本漢禮器制度。吳氏以釋名說文駁之。似亦可從。冠禮記注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尋名出於轡。轡。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

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史記五帝紀帝堯黃收純衣。蓋夏以前通用收。詩文王常服黼。尋傳。尋。殷冠也。江氏筠讀禮私記云。爵弁既非冕制。而與尋收連言者。蓋冕飾至周始備。尋收二者周制。以弁例之。如殷士裸將服尋。周士祭於公用弁其一也。又殷人

尋而葬。周人弁而葬。亦其一也。是也。鄭本主誤王。

**服金革之事〔注〕**謂以兵事使之〔疏〕

注謂以兵事使之。禮記中庸云。衽金革。疏。金革。謂軍戎器械也。又曾子問云。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注。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又喪大記云。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注。此權禮也。弁經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卽事也。然則父母之喪。三年內不服王事。經禮也。期練之後。時有兵革之事。不顧私恩。權禮也。若有急難。雖卒哭之後。亦當以國體爲重。曾子問所記伯禽事是也。喪大記疏引庚氏云。謂此言君既葬。王政便入國。候卒哭。乃身服王事。前云君言王事。謂言荅所訪逮而已。王政未入于國也。庚氏因上記有既葬與人言。言君言王事。不言國事。故分別之也。

君使之非也。

〔注〕非古道也。〔疏〕

言非禮之正也。監本道誤旨。

臣行之禮也。〔注〕臣順君命亦禮也。此與君放之非臣

待君放正同。故引同類相發明。〔疏〕

注臣順至發明。通義云。君呼其門。則非國有兵事。臣釋綬而赴難。則禮宜然。校勘記出臣順爲命。云鄂本爲作君。此誤。古者臣有大喪以下。與放胥甲

父義無涉。因欲借君使之非臣行之禮。喻君放之非臣待放正之義。故連言之。

閔子〔注〕閔子騫以孝聞。〔疏〕

注閔子騫以孝聞。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

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要經而服事。〔注〕禮已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疏〕

注已練至乎帶。禮記問傳云。期而小祥。練冠。

纁緣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禮喪服注云。麻在首在要皆可。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愛之心也。首經象繡布冠冠缺項要經象大帶。閔子既練後服王事。故首經除而要經如故也。喪大記云。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辭。正義。弁經謂弔服帶。謂喪服。要經明雖弔服。而有要經。異凡弔也。彼謂卒哭之後。并首經亦變者。或亦極禮與。

既而曰。若此乎。古之

道不卽人心。〔注〕既事畢。言古者不敢斥君。卽近也。〔疏〕

注言古至斥君。○通義云。古謂中古。自伯禽以來。○注卽近也。○禮記王制云。必卽

天論。注卽就也。必卽天論。言與天意合。閔子曰。古之道不卽人心。正義。閔子性孝。以爲在喪從戎。不卽人情爲制。此禮是古之所制。故閔子嫌之。爾雅釋詁。卽。尼也。書疏引孫炎云。卽。猶今也。尼者近也。郭注引尸子曰。悅尼而求遠。是卽尼近互爲訓也。又曾子問云。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正義云。伯禽卒哭。徐戎作亂。東郊不開。故征之。是有爲爲之也。今則更無所爲。直貪從於利。攻取於人者。吾不知也。是以閔子屈於君命。要經服事。既葬事之後。知不卽人心。退而致仕。猶斯道也。

退而致仕。〔注〕退。退身也。致仕。還祿位於君。〔疏〕

注致仕至於君。○禮記王制云。七十致政。注致政。還君事。又明堂位云。七年致政於成王。注致

政。以王事歸授之。孟子公孫丑篇。孟子致爲臣而歸。注辭齊卿而歸其室也。是致有歸還之義。

孔子蓋善之也。〔注〕

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

仕內不失親親之恩。言古者又遜順不訕其君也。不言君子者。時賢者多以爲非。唯孔子以爲是。

〔疏〕

舊疏云。蓋猶是也。言於此三事。孔子皆善之。其三事者。初則要經而服事。次則謂君爲古者。後則退而致事。是也。按此蓋如蓋通乎下之蓋。蓋猶皆也。時賢蓋謂當時有責閔子要經服事者。此賢者過之也。有疑閔子退而致事者。不肯者

不及也。孔子中庸之道，故皆善之也。遜順不諛其君，表記所云，事君欲諫不欲陳，注陳言其過於外也，故言古以飾之。

### 公會齊侯于平州〔疏〕

杜云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大事表云今泰安府萊蕪縣西有平州城，一統志平州城在泰安府萊蕪縣西，通義云不致者與惡桓同義，桓之會皆不致，宣之會唯於始見去而已，所

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 公子遂如齊

###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注〕据曹取之不書〔疏〕

注据曹至不書○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傳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為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

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然則濟西田本魯有，為曹所取明矣，曹取不書，故据以難也，通義云据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按若如此据，傳當云此未有言伐者，其言取之何矣，所以賂齊也〔注〕魯所以賂遺齊，故稱人，共國辭〔疏〕穀梁傳內不言取，授之也，以是為賂齊也，左傳齊人取濟西之

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通義云非以師徒取，故不從彼例，直言取也，杜亦云魯以賂齊，齊人不用師徒，故曰取，范云宣公弒立，賂齊以自輔，恥賂之，故齊取較杜孔義為長，○注故稱人共國辭，○舊疏云謂一人字齊魯共有何者，魯入篡弒，以地賂人，齊人

失所取篡者之賂。皆合稱人故也。

曷爲賂齊〔注〕据上無戰伐無所謝〔疏〕

注据上至所謝○舊疏云。決哀七年秋。公伐邾。八月己酉。以邾婁子益來。八年夏。齊人

取讎及傳。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此上不見戰伐之文。應無所謝。故難之。

爲弒子赤之賂也〔注〕子赤。齊外孫。宣公篡

弒之。恐爲齊所誅。爲是賂之。故諱使若齊自取之者。亦因惡齊取篡者賂。當坐取邑。未之齊坐者。

由律行言許受賂也。月者。惡內。甚于邾婁子益。〔疏〕

注子赤。齊外孫。○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子赤即取於齊者所生。故爲齊外孫。○注未之至賂也。○校勘記。浦鏜

云。由猶通。十年疏引受賂作受財。下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傳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爲未絕乎我。齊已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注齊已言許取之言。其人民賈賦尙屬于魯。實未歸于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是未之齊也。故解之。由律行言許受賂者。九經古義云。按漢律有受賂之條。魯賂齊。不當坐取邑。且未之齊而坐者。由齊聽請故也。漢律行言許受賂。亦得坐受賂之條。故舉以況之。唐律疏義職制云。諸有事以財行求得枉法者。坐贓論。不枉法者。減二等。請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疋加一等。十五疋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疋加一等。三十疋加役流。按今律官吏聽許財物。雖未接受。事若枉者。准枉法論。不枉者。准不枉法論。各減受財一等。即此也。魯當坐今律有事以財求行條也。○注月者。至子益。○哀八年夏。齊人取讎及傳。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注邾婁。齊與國。畏爲齊所怒。而賂之。恥甚。故諱。使若齊自取然。蓋彼爲伐國而賂齊。此爲篡嫡而賂齊。罪大於彼。故書月以惡之也。

# 秋。邾婁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注〕微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之遂也不從鄭人去遂者兵尊者兼

將〔疏〕

校勘記出楚子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作楚人按此注云微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之遂也知公羊經作楚人不然則注無爲如此解今作楚子者衍左穀二家誤○注微者至遂也○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何以不

言遂兩稱耳明彼爲微者故不得言遂也但別兩耳以大夫無專制之義唯人君得行其遂故知此楚人爲楚子耳若然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得言遂者以公子結聞齊宋欲謀伐魯矯君命而與之盟其事危急重大故與得遂也彼傳云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是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疏〕

左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杜以爲經無宋字蓋闕正義引服虔云趙盾既救陳而楚師侵宋趙盾欲救宋而楚師解去義或然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疏〕

左氏穀梁作斐林斐斐通見文十三年魏世家索隱曰劉氏云林地名蓋春秋時鄭地之斐林在大梁之

西北徐廣云在宛縣非也水經注潯水篇華水又東逕斐城卽北林亭也春秋文公與鄭伯宴于斐林宣元年諸侯會于斐林以伐鄭楚救鄭遇于北林服虔曰北林鄭南地也京相璠曰今滎陽苑陵縣有故林鄉在新鄭北故曰北林也余按林鄉故城在新鄭北東如北七十許里宛故城在東南五十許里不得在新鄭北也京服之說並爲誤也一統志斐林在鄭州東南方輿紀要林鄉城在開封新鄭縣東二十五里春秋之斐林

此晉趙盾之師也〔注〕据上趙盾救陳微者不能會諸侯〔疏〕

注微者至諸侯○舊疏云謂若是微者卽不能爲會主以致諸侯于



斐林而會之也。按上文明云晉趙盾帥師救陳。故云此晉趙盾之師也。

曷為不言趙盾之師〔注〕 据公子遂會晉趙盾于衡雍。伊維

戎盟再出名氏〔疏〕

注据公至名氏。即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伊維戎盟于暴。是彼公子遂再出名氏。故据以難此。上出趙盾下稱師也。

君不會大

夫之辭也〔注〕

時諸侯為趙盾所會。不與卑致尊。故正之。去大夫名氏。使若更有師也。殊會

地之者。起諸侯為盾所會〔疏〕

通義云。新城之盟。趙盾嘗以名氏見矣。於此發傳者。彼列序諸侯之下。以臣從君。於義猶可。此文若云宋公等會晉趙盾。則是以盾敵四國之君。故不可也。○注時諸至

師也。○正以四國實為趙盾所會。若言會趙盾。明盾為主。是以卑致尊。故去其名氏。若非趙盾。所以正君臣之分也。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杜云。卿不書。禮不敵公。是其義也。○注殊會至所會。○舊疏云。言殊會者。正謂先序諸侯。訖乃言會晉師是也。所以不言宋公。陳侯。衛侯。曹伯。帥師伐鄭。而先言會晉師于斐林。乃言伐鄭者。若以趙盾之師先在。是致諸侯來會之然也。故曰起諸侯為盾所會耳。按繁露隨本消息云。譬如於文宣之際。中國之君五年之中。五君殺。以晉靈之行。使一大夫立於斐林。拱揖指搗。諸侯莫敢不出。此猶隰之有泮也。亦言諸侯為盾所會。莫敢不從。春秋殊之所以尊君抑臣。不與其致也。

### 冬。晉趙穿帥師侵柳〔疏〕

左氏穀梁作侵崇。左氏釋文作密。云本亦作崇。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謹案。尚書大傳云。秋祀柳穀華山。鄭注祭柳穀之氣于華山。柳聚也。齊人語。廣雅釋詁云。崇聚也。此必齊人

讀崇為柳。故其訓同。公羊崇作柳。正齊人方音之轉。按崇古音在東鍾。柳古音在蕭幽部。二部間有通轉。故尚書君奭。其終出于不祥。釋文終。馬本作崇。隸釋載漢石經。作其道于不詳。又玉篇。銅直響切。又直久切。廣韻。銅徒紅切。又直冢直柳二切。銅从同音。

而有直柳切。故漢地理志。汝南郡鄆陽。孟康曰。鯛音紂也。又育字轉入平聲。在蕭幽部。而說文肉部。育从充省聲。亦其證也。吳氏經說云。春秋三傳。多以聲近相借。如歸邠之爲歸昉。包來之爲浮來。曲池之爲殿蛇。夫童之爲夫鍾。犀丘之爲郟丘。爲師丘。皆是。獨此傳以義同借。鄭注尙書大傳及周禮皆云。柳聚也。酒誥其致崇欽。傳左傳崇卒也。注亦皆云。崇聚也。按吳氏猶未知古韻之有通轉也。

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注〕天子之閒田也。有大夫守之。晉與大夫忿爭。侵之。〔疏〕驢鐵論論功云。

晉取郊沛。王師敗于茅戎。沛蓋柳字之誤。詩地理考。通典。崇國在京兆府鄆縣。帝王世紀。縣封崇伯。國在豐鄆之間。周有崇國。晉趙穿侵崇。按彼本左傳爲說。以崇爲秦之與國。宜在西周。如公羊義當在東周圻內。或河北地近溫原者。故得有晉大夫忿爭事。○注天子之閒田也。○禮記王制云。天子之縣內。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勝。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正義云。其不封公卿大夫及祿士之外。並爲閒田。則周禮云公邑也。畿外閒田少。畿內閒田多。依周禮。閒田自二百里之外。以至五百里。其大夫則於三百里爲采地。卿則於四百里爲采地。公則於五百里爲采地。故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是也。未知殷制如何。然則圻內自封國外皆爲閒田。其實邑也。○注有大至侵之。○蓋如成十一年左傳。載晉郤至與周爭郟田之類。曷爲不繫乎周。〔注〕据王師敗績于貿戎繫王。〔疏〕注据王至繫王。○卽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是也。不

與伐天子也。〔注〕絕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伐。〔疏〕注絕正其義。○舊疏云。謂絕柳不使繫之於王。所以正君臣之義也。按王師敗績于貿戎。亦正其義。

使若王者自敗。不言晉敗之也。其義皆與此相足。

晉人宋人伐鄭〔疏〕

穀梁傳伐鄭所以救宋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

宋華元〔注〕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壬子二月無壬子正月之十一日也舊疏云宋鄭皆言帥師者其將

皆尊其師皆衆故也大棘杜云在陳留襄邑縣南大事表云今歸德府睢州西曲棘里有棘城又寧陵縣西南七里有大棘城亦與睢相近水經注陰溝水篇云澗水又東逕大棘城南故鄆之大棘鄉也春秋宣二年宋華元與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其地後爲楚所併故國稱曰大棘楚地有楚太子建墳伍員釣臺澗水又東逕安平故城北陳留風俗傳曰大棘鄉故安平縣也郡國志陳留已吾有大棘鄉元和郡縣志已吾故城在寧陽縣西南四十里一統志大棘城在歸德寧陵縣西南七十里寧陵在睢州東大棘當在其間○注復出至宋國○通義云左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故使宋主之也獲華元再言宋者凡獲大夫皆繫國責其辱國之甚按曲禮云大夫死衆士死制注云死其所受於君衆謂軍師制謂君教令所使爲之華元不能死被獲明當絕也穀梁傳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彼疏引何氏廢疾云書獲皆生獲也如欲不病華元當有變文鄭釋之曰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之者明宋師懼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無奈不勝敵耳華元有賢行得衆如是雖師敗身獲適明其美不傷賢行今兩書敗獲非變文如何劉氏申之曰公羊例大夫死生皆曰獲華元復見知其不死殺也將獲不言師敗績非春秋將帥並重之例證以經文無所據也夫子云我戰則克惡貫軍之將與亡國之大夫及與爲後者豈有賢行得衆乎

秦師伐晉〔注〕秦稱師者，閱其衆，惡其將，本秦之忿，起殺之戰，今襄公繆公已死，可以止矣，而復

伐晉，惡其構怨結禍無已〔疏〕

注秦稱至無已。○舊疏云：正以文十二年，秦伯使逢來聘，始有大夫，宜見將之名氏。若其貶人，宜稱人稱國，而言師者，正以閱其衆，惡其將故也。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所

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又云：夫德不足以親近，而又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所甚疾已。是秦稱師之義也。殺之戰，見僖三十三年，襄公繆公之死，見文六年及十八年。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獫狁〔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書乙丑月之二十八日，左氏穀梁夷獫狁作夷皋，玉篇犬部，獫，胡刀反，犬呼也，嗥也，咆也，或作嗥。周禮大祝云：來警

令舉舞，注：舉讀爲卒，嗥呼之嗥，來嗥者，皆謂呼之入山。海經北山經：丹雘之山，有龍焉，其狀如鼠，而兔首，鑿其身，其音如獫狁。初學記引作嗥，犬知，獫，嗥音義，皆通。說文口部：嗥，咆也。獫，譚長說：或从犬，是也。齊氏召南考證云：三傳俱言弑君者趙穿，其實盾爲主使，故亡不越竟，俟其事也。反不討賊，爲其私也。盾爲司馬昭，而以穿爲成濟，此董狐所以直書，而孔子因之，以爲萬世弑君之戒。如曰：盾實無罪，以良史之深文，遂成鐵案，有是理哉。靈公不君，或趙氏粉飾以欺後世，未可知也。况君即不君，臣可因以不臣哉。然則宣四年左傳稱君君無道之說，不可爲訓矣。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注〕匡王〔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乙亥月之八日。○注匡王○下三年葬匡王是也。

